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吳都文粹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沈颺

助教臣常循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鎔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王廷璧

吳都文粹卷二

宋　鄭虎臣　編

吳趨行

陸　機

楚妃且勿嘆齊娥且勿謳四坐並清聽聽我歌吳趨吳趨自有始請從閶門起閶門何峩峩飛閣跨通波重欒承游極回軒啟曲阿藹藹慶雲被泠泠祥風過山澤多藏育土風清且嘉泰伯導仁風仲雍揚其波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諸華王跡頹陽九帝功興四遐大皇自富春

矯首頻世羅邦彥應運興桀若春林葩𧏡城咸有士吳邑最為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實名家文徳熈淳懿武功侔山河禮讓何濟濟流化自滂沱淑矣難窮紀商榷為此歌

吳趨行樂府題辭云古樂府吳趨者行徑趨市也文選注云趨步也此曲吳人歌其土風也吳王闔閭起閶門象閶闔舊說吳人歌其地也

祝牛宫詞并序　陸龜蒙

冬十月耕牛為寒築宮納而阜之建之前日老農請乞

靈于土官以從鄉教予勉之而為詞曰

四牸三牯中一去乳天霜降寒納此室處老農拘拘度

地不畝東西幾何七舉其武南北幾何丈二加五偶楹

當閒載尺入土太歲在亥餘不足數上締蓬茅不遠官

府耕耨以時飲食得所或寢或訛免風免雨宜爾子孫

實我倉庾

牛闌亦名牛宮吳地下濕冬寒牛即入闌唐人謂之

牛宫

魚斗　　皮日休

趂眠無事避風濤一斗霜鱗換濁醪莫怪兒童呼不得盡行烟雨漉車螯吳中賣魚論斗

魚斗者吳俗以斗數魚今以二斤半為一斗買賣者多論斗自唐至今如此皮日休釣侶詩云

中補新軍坐下省劄　　李壽朋

禁軍　威果二十八　雄節第九　威果四

十一　威果六十五　全捷二十一等指揮

某猥以凡庸誤叨藩輔之寄到任之初首訪軍籍禁軍元額計二千三百三十人前後闕額因循不補在籍者一千七百五人而已某多方招募不問子弟百姓但是少壯及闕等即時當廳收刺無毫髮所費由是人樂應募自正月八日爲始至五月終共招刺到六百三十人並已填足元額分番教閱立定賞格示以激勸目今弓弩事藝漸以習熟其間亦有出等者若自此不廢則

皆爲可用之兵某又謂國家置禁軍以壯藩屏置弓手土兵以警盜賊本府六縣所管寨分類多闕額截日終已招填到四十八人見督廵尉嚴行教閲此外如廂軍如遞鋪兵又收刺到八十一人新刺廂軍并令閲習事藝如遇賞射與禁軍一般支犒但目今所管弓弩衣甲器械委是欠闕見行措置日夕打造庶幾緩急有備不致上悞使令除將軍兵射藝及支犒等則費過錢會開具軍册供申外伏乞證會小貼子某證得所招填到禁

軍等月給錢米春冬衣賜及賞射支犒以一歲計之爲數約十萬緡並係本府自行計置不敢上瀆朝廷并乞

蹬會

蹬得平江府先來曾招到禁軍五百人今又招到六百三十人合蹬鎮江府例令爲一軍分立隊伍別行選差將官專一管轄日逐嚴督精加調練務令一一勇鋭不許諸司州府見任州官及寄居差借占破私役須至劄

下

右劄付平江府遵證今來劄下事理逐一措置施行
仍具申樞密院准此
城口開江按舊指揮
廂軍 崇節第九 崇節第十 崇節十一
崇節十二 壯城 中軍鼓角 橫江 寧節
第三 城下開江等指揮
按長編范仲淹疏臣知蘇州日點檢簿書一州之田係
出稅者三萬四千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

計出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蘇州有營田軍四都共七八千人專爲田事導河築隄以减水患於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政不復修舉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隳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文至一貫者比於當時其貴十倍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又按中興小歷紹興二十八

年知平江府蔣璨言太湖者數州之巨浸而獨泄以松江之一川宜其勢有所不逮是以昔人於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疏而導之揚子江又於崑山之東開一十二浦分而納之海三十六浦後為潮汐沙積而開江之卒亦廢於是民田有淹没之憂天聖間漕臣張綸嘗於常熟崑山各開衆浦景祐間郡守范仲淹亦親至海浦浚開五河政和間提舉官趙霖又開三十餘浦此見於已行者也今諸浦湮塞又非前比總計用工三百三十餘

萬錢三十三萬餘貫米十萬餘石緣平江積水已兩月未退望速行之乃詔監察御史任古覆視既而古至平江又言常熟五浦通江委是快便若依趙子潚子潚是時爲兩浙漕所請以五千人爲率來歲正月入役月餘可畢又言平江四縣舊有開江兵二千人今乞止於常熟崑山兩縣各招填百人從之

按府籍元額城下五百人崑山常熟吳江各五百人與中興小歷合今存者百不一二

申奏許浦水軍坐下省劄　汪應辰

端明殿學士左中奉大夫知平江府軍事汪某劄子奏

臣契勘平江府准三省樞密院劄子御前水軍統制馮

湛申已躬親遍歷相視海道控扼去處數内蘇州許浦

鎮實控扼之要港汊深遠可以安泊舟船土地高廣可

以安立寨栅比之江陰屯駐之地公議差勝且去淮甸

不遠斥堠相繼易於探報比之定海駐劄之地尤爲良

便乞於許浦鎮移駐大軍合用寨地乞委平江府差官

與本軍同共前去許浦踏逐標撥并教場地步施行四月九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依劄付平江府者本府尋遵依指揮差委常熟縣丞秦焞同水軍統制差來使臣踏逐寨地間今據所差委官申水軍統制司先差到將官等扞定合立寨基其所指地段並係人户居止八千餘家約有屋宇數百間及積年埋葬墳塋三十餘所又有千人坑焚化院各一所又包占田土約七千餘畝並係膏腴之地見種麻麥相次成熟已被蹂踐及種下

秋苗亦皆廢壞小民失業號泣盈路兼許浦鎮止係邊江不當海道自來即非緊切控扼之地舊年曾經分撥些小防秋人船時暫屯戍其海道自别有要害去處正合分軍屯駐今卻全軍盡在許浦亦未為便臣以上件事理詢訪士民皆言委之利害如此切以水軍萬人聚在一處若謂防扼海道其許浦去海約一百六十餘里既非緊切控扼之地而其他要害去處又卻無備徒使一方百姓麻麥秋田既已失望井廬墳墓復不能保伏

望特降睿旨施行取進止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平江府依已降指揮疾速踏逐仍打畫圖本申三省樞密院乾道六年閏五月元額管合官兵一萬二千分爲四軍八將六十二隊於内分撥三百人江陰駐劄乾道七年十月奉聖旨御前水軍以七千人爲額淳熙三年二月馮湛奏請再招收一千人奉聖旨增額五百人五年八月於内奏乞增額五百人不拘等收刺充勝捷均撥使喚紹興元年四月奉聖旨發到福州寄招稍矴水手

三百二十人併續發到水手一百八十人付司收刺支破壯軍請給嘉泰四年七月樞密院劄子撥置招募販倭人奉聖旨令招募情願充應販倭人二十人支破全分効用請給開禧二年馮拱申海航百隻水手分布不敷乞招收三色軍兵五百人又乞招收武藝精熟識見可用一百人刺充全効及次等効用奉聖旨並依嘉定十五年吴英申乞增招稍矴水手八百四十人刺充勝捷壯軍與元管軍兵總以萬人爲額

申增顧逕水軍利使　吳英

平江府許浦水軍都統制吴某申證對本司駐劄許浦分屯列戍管認江海界分渺闊責任匪輕所管隘口唯顧逕最是緊要蓋緣坐落揚子大江東流去海甚近北通沙窖銜邇敵境本司差撥官兵二千人著隘防捍比年以來敵寇侵擾兩淮州郡累蒙朝廷調遣本司兵船前去建康直至江池鄂渚應援防護江面本司兵額雖曰萬人除分屯顧逕黄魚垜江陰寨及楚州管下淮海

等處捍禦出江下海廵捕盜賊諸雜輪流差使逃亡名
闕外許浦在寨人數無幾每遇調遣不免逐急於顧逕
戍兵二千人内抽差一千添同前去止有千人在戍除
看守倉場庫務軍器支打錢糧外守禦者委是寡少况
湖海戰船盡泊此港設若賊徒窺伺乘間經涉海道沙
窖作過本戍闕人捍禦所繫甚重豈得不預爲布列兵
也以防叵測今欲措置增招二千人添置左軍内撥新
舊軍人相半同老少專一駐劄顧逕防扼海道如或上

流江池等處設有警急乃就許浦便可調發庶免摘抽顧逕兵船不致有前出後空之慮亦省官兵小劵錢米實軍國經久利便寶慶元年十一月

府治重修大廳記　　蔣堂

姑蘇受署廳新成當兵部員外郎李公晉卿守屏之明年冬十月也政修事舉所至精明完葺之初見梁間有題識乃有唐乾寧元年刺史成及所建乾寧距聖宋一百六十有餘年矣刺是郡者接跡不絕凡受署訖即臨

便閤煩歎沉速其於廳事或旬月不一至以至年祀寖遠棟將撓焉予昔兩綰蘇印班禄餘閒每浚池隍臺榭以館過賓以備宴衎以追韋白二公風跡雖自以爲適然於是廳繕完有所未至今觀李公之爲有過人者圖新補廢俾唐末遺構巍乎顯明吏民瞻之靡不胥悅君子謂李公急於先務知布政之本焉予目是事憮然自咎因書本末云時皇祐六年三月日記

設廳皇祐中李晉卿以兵部員外郎守郡嘗修大廳

蔣堂爲記敘廳之所始甚詳今題名逸李姓晉卿是其字也後嘉祐中王琪知制誥守郡始大修設廳規模宏壯假省庫錢數千緡廳既成漕司不肯破除時方貴杜集人間苦無全書琪家藏本讎校素精即俾公使庫錢鏤版印萬本每部爲直千錢士人爭買之富室或買十許部既償省庫羨餘以給公廚兵火之後紹興三年郡守朱伯友更建今廳高宗巡幸嘗以爲正衙制度差雄

九日陪李蘇州東樓宴　　獨孤及

是菊花開日當君乘興秋風前孟嘉帽月下庾公樓酒

辭留征客歌能破別愁醉歸無以贈祇奉萬年酬

東樓唐有之今廢

登初陽樓　　皮日休

危樓新製號初陽白粉青薟射沼光避酒幾浮輕舴艋

下棊曾覺睡鴛鴦投鉤列坐圍華燭格簺分明占靚粧

莫怪重登頻有恨當年曾侍舊呉王

前題　　陸龜蒙

遠窻浮檻亦成年幾伴楊公白晝筵日暖烟花曾撲地氣和星象卻歸天閒將水石侵軍壘醉引笙歌上釣船無限恩波猶在目東風吹起細漪漣

初陽樓在郡中池上既曰初陽宜占東城今廢

東亭　　白居易

溫溫土爐火耿耿紗籠燭獨抱一張琴夜入東齋宿窻聲度殘漏簾影浮初旭頭痒曉梳多眼昏春睡足負暄

簷宇下散步池塘曲南雁去未回東風來何速雪依瓦
溝白草遶牆根綠何言萬户州太守常幽獨

東亭唐有之今更他名

西亭　前人

常愛西亭面北林公私塵事不能侵共閒作伴無如鶴
與老相宜只有琴莫遣是非分作界須教吏隱合爲心
可憐此道人皆見但要修行功用深

又

朝亦視簿書暮亦視簿書簿書視未竟蟋蟀鳴座隅始覺芳歲晚復嗟塵務拘西園景多暇可以少躊躕池㠀儋容與橋柳高扶踈烟蔓嫋青蘚水花披白蕖何人造兹亭華敞綽有餘四簷軒鳥翅複屋羅蜘蛛直廊抵曲房窈窱深且虛修竹夾左右清風來徐徐此宜宴嘉賓鼓瑟吹笙竽荒淫即不可廢曠將何如幸有酒與樂及時歡且娛忽其觧郡印他人來此居

西亭唐有之今西齋是其處

西園　前人

向來所錄即居易哭崔常侍晦叔之後七韻今校正

閒園多芳草春夏常靡靡深樹足佳禽旦暮鳴不已院門閉松竹庭徑穿蘭芷愛彼池上橋獨來聊徙倚魚依藻常樂鷗見人暫起有時舟隨風盡日蓮照水誰知郡府內景物閒如此始悟喧靜緣何嘗繫遠邇

西園在郡圃之西隙地直子城甚袤唐謂之西園今作教場

北軒欹枕　梅摯

苦無勤瘁補臺綱西院西頭冷峭房今日鈴齋一攲枕清風不敢傲羲皇

北軒在郡宅之後

北池賦并序　蔣堂

姑蘇北池其來古矣昔刺史韋應物詩云海上風雨至逍遥池閣凉即其地也韋與白樂天皆有池上之作盛詑其景自韋白沒僅三百年寂無歌詠者予景祐丁丑歲被命守蘇池館必葺嘗賦北池宴集詩是時端明張

安道爲邑崑山亦留風什傳刻於石故事在焉去此歲一紀予復佩蘇印感舊成賦聊以寄懷云

澤國秀壤勾吳故城其野竟之勝者有曲池之著名環碧曉漲浮光晝停斡琅津之餘派分銀潢之一泓危橋跨波迅若走鯨虛閣延月清如搆瓊乃飛蓋之所集靄芳塵之不凝主人一去謂予去此十二年矣春草羅生賦詠幾廢涓縈未平今兹稅鞅之日復慰臨流之情目與景會神將喜并是時霽色踈淨羣物紛盈魚在藻以性遂龜游

蓮而體輕禽巢枝而自適蟬得蔭而獨清科斗成文書之象鼃黽有鼓吹之聲以至鷗鳥羣嬉不觸不驚菡萏成列若將若迎岸產井柯之木波孕紫莖之萍灘露沙而金紫垣疊蘚以衣青新蒲鏘鏘挺水心之劍綠竹整整矗羽林之兵別有島檜高聳虬枝相撐水石結操冰霜厲英若古君子與世寡偶而特立獨行吁可異也噫境之勝者可稱物之秀者可旌故萬狀在目吾得題評者已吾方岸野幘踞風亭觴賓友奏竽笙或獨繭靜釣

或扁舟醉乘惟蔗有漿可以析朝酲惟菊有華可以制頹齡而况庭無留事身若遺榮泯得喪乎意表育平粹於心靈姑徜徉於池上亦何慮乎何營

北池又名後池唐時在木蘭堂後韋白常有歌詠白公檜葢在池中皮陸亦有木蘭後池白蓮重臺蓮浮萍三詠今池乃在正堂之後而木蘭堂基正在其西後無池跡豈所謂木蘭堂基者非唐舊耶或舊池更大連木蘭耶本朝皇祐間蔣堂守郡乃增葺池館賦

北池宴集詩及和梅摯北池十詠後十二年復守郡遂作北池賦按堂賦詠池中有危橋虛閣今池皆不能容則知承平時池更大矣

木蘭後池重臺蓮花　　皮日休

歙紅婑媠力難任每葉頭邊半米金可得教他水妃見兩重元是一重心

浮萍　　前人

嫩似金脂颺似烟多情渾欲擁紅蓮明朝擬附南風便

寄與湘妃作翠鈿

白蓮　　前人

但恐醍醐難並潔祇應薝蔔可齊香半埀金粉知何似

靜婉臨溪照額黄

和前三詠　　陸龜蒙

水國烟鄉足芰荷就中芳瑞此難過風情爲與吳王近

紅萼常教一倍多

右重臺蓮

晚來風約半池明重疊侵沙綠罽成不用臨池更相笑
最無根蔕是浮名

右浮萍

素蘤多蒙别艷欺此花真合在瑶池還應有恨無人覺
月曉風清欲墮時

右白蓮

重題後池　　皮日休

細雨闌珊眠鷺覺鈿波悠漾並鴛嬌適來會得荆王意

祇爲蓮莖重折腰

前題　　陸龜蒙

曉烟清露暗相和浴雁浮鷗意緒多卻是陳王詞賦錯枉將心事托微波

和梅摯北池十詠　　蔣堂

池上有虛閣翬簷迅若翔百壺多盛集四座仰惟良辭印文綦緣蓮依桂楫香何由陪嘯詠敷衽納微涼

池上有奇檜青青歲紀深舊枝憐茂植時亦欠清吟夕

月漏孤影秋霜滋勁心今方遇真賞風什播瑤音

池上有孤島影揺波底天蓬壺欣髣髴仙客得留連岸草襯丹轂灘蘆隈畫船羨君休澣日寄傲一樽前

池上有脩竹遥聞手自栽幾因風韻響時感隼旟來粉籜經梅脫虬根過石回嬋娟緑陰下小宴爲誰開

池上有垂柳烟籠濯濯枝芳根逢茂育老翠勝平時體弱因風舞詞清入笛吹金城久不到遥想嘆爵離

池上有叢菊繁英滿舊蹊金刀惜頻剪粉蝶得幽棲醉

弁誰同插香戕手自題遥思清賞處野步岸東西
池上有時釣閑忘侍從身波平方浸月吏退閒無人藻
映魴魚尾風摇獨繭綸一亭容膝地雅飾免荒榛
池上有時宴笙簧沸欲凝歡多漏移刻坐久月和燈席
客詠持螯女娼歌采菱醉來忘萬事風靜水波澄
池上有雛鶴來從淮水壖舊巢離海樹清唳入吳天骨
峭翅霜月翎踈刷野泉使君宜得伴仙路本千年
池上有馴鹿亭臺深處行長隨熊軾慣且免兔罝驚遥

草眠多穩流泉飲亦清寸岑有靈囿可使遂微生

雙蓮堂　楊備

雙蓮仙影面波光翠蓋摇風紅粉香中有畫船鳴鼓吹瞥然驚起兩鴛鴦

木蘭堂　陸龜蒙

洞庭波浪渺無津日日征帆送遠人幾度木蘭船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

前題　范仲淹

堂上列歌鐘多慙不如古卻羨木蘭花曾見霓裳舞

白樂天為蘇州刺史常教此舞

前題　　　　楊　備

木蘭枝密樹仍高堂下花光照節旄列鼎重茵歌舞地金章同色使君袍

木蘭堂在郡治後嵐齋錄云唐張摶自湖州刺史移蘇州於堂前大植木蘭花當盛開時燕郡中詩客即席賦之陸龜蒙後至張聯酌浮之龜蒙徑醉強執筆

題兩句云洞庭波浪渺無津日日征帆送遠人頽然醉倒槫命他客續之皆莫詳其意既而龜蒙稍醒援毫卒其章曰幾度木蘭船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遂為一時絕唱按舊堂基在今觀德堂後古木猶森列郡守數有欲興廢者而卒未就承平時堂僅有治平二年陳經所刻御書飛白字碑揭於木蘭堂之新閣上今不復存

雙瑞堂記　　范成大

紹熙初元夏四月吳郡袁使君為政之再閱月也長洲之彭華鄉以瑞麥獻又三月木蘭後池以瑞蓮獻麥兩岐已堅栗可刈岐間複出新苗生枝青葱且秀且實後十日又岐於新苗之半亦秀實如前按瑞圖麥自兩岐至九岐者有矣未聞枯莖之梯一再重出青黄殊色而三穎俱茂有生生不窮之意蓋創見云蓮則共蔕異花連理並秀豐腴適相當亦奇産也吏民歡喜謂造物者效珍發祥工深巧妙非賢使君孰能致此又謂使君辱

臨吾州政爾暖席而嘉瑞輙應何其速耶余聞神人精
祲之交其跡固相絕遠一念感通則和同無間真瞬息
頃爾固未可速計也方使君持節按刑時以柱後惠文
繩郡縣弗虐官吏絫足立逐捕劇賊血其鯨鯢風采烈
於秋霜朝廷第最課進直中秘書就收此邦吳人憚其
威名相與屏氣惕息使君一日過范村從容為余言鄉
吾以衣繡持斧為職知飭法鋤姦而已今為郡守號稱
民父母當有惻怛之愛拊摩惸鰥若乳保之於赤子使

百姓知吾此心庶幾有不忍欺者雖蒲鞭且勿願用況於桁楊敲朴乎余矍然起賀曰公此心當與天通人固未能户知神者其知之矣閲時無幾而協氣薫翔被於珍物豈非一念之感如鼓應桴有不疾而速不召而至歟是歲秋大熟政成人和庭訟稀簡郡廓廓無事曩之蘄望於民者皆如本指蓋知祥應之不虛於是部使者曁一府縣之賓佐皆畫圖以傳賦詩以相倡酧猶謂未足傳久遠且春秋有年大有年皆以喜書今兹樂歲善

收甌窶汙邪無不滿望二瑞實兆其祥尤不可以弗識乃以雙瑞名郡之東堂余又為原其所以致祥者為之記因以附見有年之喜亦春秋之遺意焉使君名說友字起巖建陽人嘉平月石湖范成大書

雙瑞堂舊名西齋紹興十四年郡守王暵建前有花石小圃便坐之佳處紹熙元年長洲有瑞麥四岐及後池出雙蓮郡守袁說友葺西齋以雙瑞名堂識其

嘉祥

三賢堂記

仲并

紹興二十八年春敷文閣待制陽羨蔣公之鎮吳門也既期年矣治最上聞帝用褒寵民安初政郡以無事公唯益勤不懈事有關於風教纎悉必舉前人遺跡勝槩以次復焉且以前政信安孟王之意嘗捐金欲興三賢堂祀唐左司郎中曰洛陽韋公太子少傅曰太原白公太子賓客曰中山劉公皆嘗牧此邦者邦人尊之曰三賢曩歲爲堂以祀之燬於兵火垂三十年邦人念之嘆

息公訪其遺基得於郡治故木蘭堂之左攘剔榛翳掄材庀工百姓不知僚屬皆樂從也三月辛酉堂成制度古雅不陋不奢稱三賢之居焉塑其像以次位置南向東上弁嘗一再從公過焉公曰其爲我記歲月固辭不獲弁每怪唐史如文藝儒學循吏三傳幾二百人韋公法當處一焉乃獨不為立傳亦史冊之遺恨也惜哉公貞元初由左司郎得郡於此清德臨民民樂其政暇日賓禮名流與之酬倡於時白公客游郡下盛稱公風流

雅韻播於吳中至有詩仙之目自以不得與公游宴為
不滿已而罷郡寓永定僧廬羇旅蕭然欲求田課耕而
未得每端居焚香掃地而坐清風峻節可想而知其後
白公自杭移蘇實寶歷初元也首以公郡宴詩鐫之於
石酷愛慕之每自謂不及韋公大槩可見於此史不傳
不得不致詳焉若白與劉行事始終則有本傳在二公
共生大歷壬子歲真輩行也晚益相厚世謂劉白白之
去郡劉以詩遺之有千門萬戶嬰兒啼之句雖三代遺

愛何以加焉後六七年當太和中劉亦繼來乘郡荒疫之餘撫厚安輯免民於轉徙文宗錫服以寵之白公時在河南猶以詩為劉賀三賢平時道義相先分相好誠相與也而文章政績兼優並著且俱為有意於民者名藩巨屏得一師帥吾民幸矣乃接踵來臨歲月未遠聲名手采炳乎其輝一時盛事他郡所未有也去之三四百歲邦人懷慕之不衰宜哉公復振起而一新之是將傳之愈久而愈無窮也蔣氏代以儒學顯至公而守

茲土者三世矣公少受知初世父樞密太師魏公翰墨篇章悉有家法晚逢明天子擢登法從處劇以簡中扃湛然到郡今踰年矣鋤荒植廢皆如此堂未易一二書也弁聞元祐中魏公帥南海郡人繪前刺史吳公隱之宋公璟而下八人築堂以祠之魏公閱圖籍所載又得滕公修王公林合前八人者號十賢各為之贊叙公今新斯堂也視十賢之舉蓋不謀而契益知公之心真魏公之心哉敢併書以告來者五月庚申朔左朝奉郎前

差通判信州主管學事江都仲弁記廣平程紹祖書

思賢堂舊名思賢亭以祀韋應物白居易劉禹錫後改曰三賢堂紹興二十八年郡守蔣璨建三十二年郡守洪遵又益以王仲舒及范文正公二像更名思賢

思賢堂記　范成大

吳郡治故有思賢亭以祠韋白劉三太守吏兵燼久之遂作新堂名曰三賢其四年當紹興辛巳鄱陽洪公始

益以唐王常侍本朝范文正公之像復其舊之名亭者榜焉先是公以歲五月來臨吾州由州南鄙望洞庭略具區覩三江五湖之吐吞波濤胋天旁無邊垠而石隄截然浮於巨浸之上若有鬼神之扶傾鯨鼇背負而湧以出也瞙夜人語馬嘶匈匈不絕公固已語其人思常侍之功矣周覽原田而相其溝防東南之播於江東北之委於海者脈絡釃通堙蕪滌除夏旱易以陂潦水時至不能齧渚涯以決汙邪荒寒化爲麥禾起景祐迄茲

歲無大祲於是公又曰非文正范公之勤其民者乎退而恭石記竹書之傳詳兩賢事尚什伯於此韓退之名知言碑王之墓隧謂治蘇最天下葢遺冊僅存於一隄其變滅無考者不知幾也文正自郡召還遂參知昭陵大政德業光明為宋宗臣通國之誦曰文正公而不以姓氏行馬韋白劉之餘愛邦人既已俎豆之語在舊碑尚矣王范風烈如此且有德於吳宜俱三賢不沒以為無窮之思此堂之所為得名者嘗謂士才高必自賢位

高或不屑其官世通患也洪公忠宣公之子擢博學宏詞第一名字滿四海餘二十年既入翰林為學士未幾自劾去甫及里門制書以左魚來矣邦人度公且上朝謁莫能久私公也然始至之日咨民所疾苦退然不自居其智能亟從掌故吏訪諸賢之舊圖畫彷彿想見其平生公既以道學文章命一世顧有羨於五君子者意將迹其惠術講千里之長利以膏雨此民彼憧憧往來睎桑陰趣舍人裝者慮安肯出此夫才高而不自賢位

高而滋共其官盛德事也斯堂法應得書會公使來屬筆紀歲月成大世占名藪西郭樂其州多賢守令之不歉於古也文正公又吾東家卬馬竊頋託斯堂以夸隣邦以為邑子榮乃不辭而承公命八月既望州民左從侍郎范成大記并書

瞻儀堂記

范成大

吳自置守以來仍古大國世為名郡又當東南水會外暨百粤中蜀之江淮四方賓客行李之往來畢上謁城

下顧見東道主城門之軏深馬稻田膏沃民生其間實繁井邑如雲烟物夥事穰有司程文書應官府者以千萬計奉使命大夫行部第郡課必致詳於吳以視列城其雄劇如此夜漏未盡太守坐堂上主吏儐客旅進退語言面目不暇相孰何平明乃得據按聽諸曹白事率常旰食有頃它客與報期會者又至如前雖精力過絶人其勢亦出甚勞而後能善治故吳郡虎符非名德素著已至大官者不以肦去之數十百年長老猶以為記

至藏弃繪像畏愛之如一日番陽洪公之以内相典城也乃規東序之間屋為堂取凡公私所藏故侯之像頗補其闕遺列畫其上又采韓退之廟學碑語名之曰瞻儀而命州民范成大詞而識諸石竊嘗觀郡國方志與耆舊風土之書既備載山川土疆郭郛所在必論次前世賢守長爵里姓氏之大畧著於篇謂君子嘗居之其地政僻陋猶借此以為寵今吾州不獨能志其人而肖貌具在章綬相輝凜凜如對生面它郡未聞有此雖大

府地重多顯者來自有以不沒抑吳人習於親上至久遠且弗弭忘氣俗之熾舊矣洪公蓋始表出之盛事固不宜無記然公實以紹興辛巳夏五月至郡早成敵人謀畔盟積甲並塞使行人來啟兵端又造舟東海上將數道入冦天子赫怒大發步騎待邊分命樓船將督水居之士營巨浸以直賊衝吳前當出師通道後控海浦所從入烽堠相望羽書疾星火公聲氣弗為動舂容頤指不歛一錢不籍一夫機事立決無留行姦人幸騷搖

一逞心醉叵測相率遁去里門晏閒田間無吠犬行歌刈熟不知有軍興民德公甚念無以報恩勤飲食必祝焉公於艱難時用劇郡呼吸變故曾無足以攖道德之威菑文章之斧斤者治行冠一世而不自以為功若此足矣顧方帥其吏民以館御諸賢覽觀徘徊若慕用之云者夫有餘則毋我不足者多尚人君子之德心豈世俗所能測識哉後之人歷階而登有感於作者之意疇肯以行能蓋前聞人其必葺斯堂而嗣其事壁間之圖將魚鱗雜襲至于無窮

可也故併書之以風來者十月九日左從侍郎范成大記

瞻儀堂舊在廳事之東紹興三十一年郡守洪遵建吳俗貴重太守來者必繪其像春秋則陳於齊雲樓之兩夾令吏民瞻禮至是洪公恐為風日所侵欲作此堂藏之紹興三年郡守沈揆始還諸像于後圃舊凝香堂中并其名還焉

齊雲樓晚望十韻兼呈馮侍御史周殷二協律

白居易

潦倒官僚盡蕭條芳歲闌欲辭南國去重上北城看複疊江山壯平鋪井邑寬人稠過楊府坊鬧半長安插霧峯頭沒穿霞日脚殘水光紅漾漾樹色綠漫漫約畧留遺愛殷勤念舊歡病拋官職易老别友朋難九月全無熱西風亦未寒齊雲樓北面半日凭闌干

和柳公權登齊雲樓

樓外春晴百鳥鳴樓中春酒美人傾路傍花日添衣色雲裏天風散珮聲向此高吟誰得意偶來閒客獨多情

佳時莫起興亡恨游樂今逢四海清

九日宴集醉題郡樓兼呈周殷二判官

前年九日在餘杭呼賓命宴虛白堂去年九日到東洛今年九日來吳鄉兩邊蓬鬢一時白三處菊花同色黄一日日知添老病一年年覺惜重陽江南九月未摇落柳青蒲綠稻穟香姑蘇臺榭倚蒼靄太湖山水含清光可憐假日好天色公門吏靜風景凉榜舟鞭馬取賓客掃樓拂席排壺觴胡琴清圓指撥剌吳娃美麗眉眼長

笙歌一曲思凝絕金鈿再拜光低昂日脚欲落備燈燭
風頭漸高加酒漿觥盞艷翻菡萏葉舞鬟擺落茱萸房
半酣憑檻起四顧七堰八門六十坊遠近高低寺間出
東西南北橋相望水道脈分棹鱗次里閭棊布城册方
人烟樹色無罅隙十里一片青茫茫自問有何才與政
高廳大館居中央銅魚今乃澤國節刺史是古吳郡王
郊無戎馬郡無事門有棨戟腰有章盛時倘來合慚愧
壯歲忽去還感傷從事醒歸應不可使君醉倒亦何妨

請君停杯聽我語此語真實非虛狂五旬已過不為夭七十為期蓋是常須知菊酒登高會從此無多二十場

登齊雲樓　　章憲

飛樓縹緲瞰吳邦表裏江湖自一方曲檻高窻雲細薄落霞孤鶩水蒼茫固知興廢因時有獨覺江山共古長回首中原正愁思不堪殘日半規黃

齊雲樓在郡治後子城上紹興十四年郡守王㬇重建兩挾循城為屋數間有二小樓翼之輪奐雄特不

惟甲於二浙雖蜀之西樓鄂之南樓岳陽樓庾樓皆在下風父老謂兵火之後官寺草創惟此樓勝承平時樓前同時建文武二亭淳熙十二年郡守邱𡩋又於文武亭前建二井亭

西樓喜雪命燕　白居易

宿雲黃慘淡曉雪白飄颻散麺通槐市堆花壓柳橋四郊鋪縞素萬室甃瓊瑤銀榼攜桑落金爐上麗譙光迎舞妓動寒近醉人銷歌樂雖盈耳慙無五袴謠

城上夜宴

留春不住登城望借夜相將秉燭遊風月萬家河兩岸笙歌一曲郡西樓詩聽越客吟何苦酒被吳娃勸不休縱道人生都是夢夢中歡笑亦勝愁

登西樓見樂天詩偶成　劉禹錫

湖上收宿雨城中無晝塵樓依新柳貴池帶亂苔春雲水正一望薄書來遶身烟波洞庭路愧彼扁舟人

玩月

半夜碧雲收中天素月流開城邀好客置酒賞新秋影透衣香潤光凝歌黛愁斜暉猶可玩移宴上西樓

觀風樓　　楊備

觀風危堞與雲齊樓下開門晝戟西鼓角聲沉絲管沸卷簾晴黛遠山低

范仲淹

高壓郡西城觀風不浪名山川千里色語笑萬家聲碧寺烟中静虹橋柳際明登臨豈劉白滿目見詩情

耿元鼎

西樓一曲舊笙歌千古當樓面翠峨花發花殘香徑雨月生月落洞庭波地雄鼓角秋聲壯天迴闌干夕照多四百年來逢妙手要看風物似元和

西樓感懷　　章造

高花古柳傍城闉游目江城次第新百感中來倍惆悵滿城烟雨滿城春

西樓在郡治子城西門之上唐舊名西樓後更爲觀

風樓今復舊紹興十五年郡守王㬇重建二十年郡守徐琛篆額下臨市橋曰金母橋亦取西向之義㬇初落成郡人競獻詩以進士耿元鼎所賦為最

介菴銘　梅摯

表署西北有堂曰木蘭堂之南有臺曰凌雲灌木駢生其上臺下有故園廢洞址在焉予因訪陳跡通其塞而菴之惜乎予立一隅中無長物入之者志意斂然思有所守宜介其名而銘之菴非廣居介不兼濟有守退公

杖而獨詣心淵坐澄默與真契嗚呼公怒賊私不遷而霽私欲蠹公不萌而制世紛萬殊浩乎無際何以靖之曰思無邪一言以蔽慶厯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尚書戶部員外郎知蘇州軍州事梅摯立

介菴慶厯八年郡守梅摯建在木蘭堂南淩雲臺下摯作銘刻石後菴入通判東廳久亦廢而銘石尚在蓋兵火更張官廨多失其舊也

靈芝坊　　蔣堂

黄困誕卬園靈堪配醴泉至和非我召美化自公宣秀色隣三徑幽光被一廛時髦秉筆者為我列詩編

又

使君有意飾門閭雅為靈芝揭表初招隱溪邊往還者從兹認得野人居

靈芝坊初名難老坊蔣堂謝事所居李之儀作范正平遺錄云胡文恭公宿為諸生時嘗受學於蔣堂文恭守吳郡蔣居第表為難老坊蔣不樂曰此俚俗歆

艷内不足而假之人以誇者非所望於故人顧即撤去胡乃用蔣氏嘗有芝草之瑞更名靈芝按堂皇祐六年三月作平江軍新修大廳記云當兵部員外郎李公晉卿守屏之明年十月修此廳又有因芝草生謝兵部詩據此則所謂兵部者正謂李晉卿而揭靈芝於坊表者亦李也李之儀所記乃謂揭坊名為胡宿疑有誤又按胡宿墓誌自祠部員外郎判度支後知蘇州葢未嘗為兵部其為晉卿無疑晉卿逸其名

今太守題名皆不著胡李蓋闕文方芝座時堂有詩記之

留客亭　　曾幾

逮子作亭於官舍明清堂之後種竹殆千竿餘名其亭以留客取老杜竹深留客處之句因題二小詩云

行到竹窮處有亭佳可游境因吾子勝客為此君留娟淨經時雨蕭梢六月秋豈無他草樹涇渭不同流

種竹無他事林間與客游自應攜手入安用閉門留靜

可消僧夏清宜對奕秋衰翁九節杖來往亦風流

和前韻　　沈文度

汨汨多塵事長懷鳩杖游每因門可款豈為醉相留靜契竹林勝幽非草樹秋公今國耆艾砥柱屹中流

持節推仍世林園記昔游深藏事幽討長轡詎淹留已見山無盜欣聞歲有秋時容一嘯詠竊比晉名流

提點刑獄司在烏鵲橋西北紹興元年建廳事後曰明清堂堂後小圃種竹有亭曰留客曾逮刜逮父文

清公幾命名且作詩徐𣜳隸額乾道九年諸路添置武提刑一員遂於舊司之東撤去幹官廨宇以其地作東廳比年省罷使者來從其便而居焉

浙西提刑司題名記　陳　貿

淳熈三年直龍圖閣陳公由浙東常平使者按刑西道領刺史韓公由浙東刑獄使者奉祠三衢同時被命以西二公前日僚舊也弭節未幾聲諧志合風績俱茂暇日因相語曰凡官守必有所謂壁記是司也獨欠焉其

名氏官職與夫在事之歲月久而遂泯不可復知非所以隆一臺詔後世也於是捜閲案牘自建炎迄今居是官者得四十有二人焉將鑱石龕置壁間俾胥爲之記惟按刑遣使國家令典也漢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行郡國而謹督捕唐顔真卿爲監察御史使五原而决寃獄事固甚類然未有專爲刑獄著之令甲者本朝列聖相承子視元元欽恤刑章在淳化中始遣常叅官提點諸路刑獄景德以來始兼用武臣厥後沿革因時或省或

置汗青所載可考而知聖上龍飛惟祖宗成憲是循用
文武長材求之如不及乃乾道二年遵景德故事制詔
諸路各置武提刑一員與文臣合臺共治惟時兩浙古
一道也熙寧末年岐而復合建炎以後復析而東西之
浙西在今實為畿甸異時遣使視他路尤切注意今陳
公以名御史韓公以左右信臣為之皇華得人於斯為
盛恭聞真宗皇帝嘗命資政殿大學士向敏中較諸路
提刑所上課績惟兩浙有奏報雪活寃獄者遂命陞其

等級以示旌勸令日考𣪺之意同符真宗則奏最九重必有非常之寵又當自二公始故買敢忘屬吏之賤學殖之荒落而記不敢辭淳熙四年四月日奉議郎知常州武進縣主管勸農公事借緋陳賈記

浙西提舉司題名記　　徐康

官舍題名其來久矣非特紀歲月次先後而其人之賢不肖治行之能否亦由此可考焉自守令而下凡在官未之或廢也初元豐崇寧之間嘗遣廷臣分行諸路號

提舉措置鹽事除授繼踵而屢經罷省政和之二年始罷官鬻行新鈔鹽法於是兩河二浙荆湖江淮復置提舉司以總之宣和五年又分淮浙為西路則八州軍三十八縣隷馬治平江府今在府治之東廳事獨無記康之承乏之又當兵火後案籍殘缺欲為之而未暇會朝廷纂修先帝實錄史官移文郡縣諸司取會題名於是網羅闕遺訪問故老得承議郎王晉明而下訖於朝請大夫石彥和凡三十人皆以月日為次其未分路則或治

會稽非今所部書次以著其始而闕其所不可考者臮而刻諸石以備採擇焉惟政事之在天下莫如財用而山澤之利常居其半管仲治齊謹正鹽筴國以富饒用能成九合之功自漢唐以來鹽鐵榷酒均輸之議紛紛不同而常為國家大計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善乎魏尚書邢巒之言聖人斂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征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非為身也御史中尉甄琛請弛河東鹽池之禁以為為民父母而吝其

醯醢兼有羣生而權其一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
也巒識之曰坐談則理高行之則夷闕於時咸以為然
世宗卒從琛議其後豪貴封護甚於官司乃復禁如初
夫古今異宜治非一軌下三章之約於結繩之代猶為
密網太古之無事後世非所及而欲虞衡之官捐利予
民安在其為知務也與其賦外橫歛曷若權制商賈為
不失重輕之術哉為今之法者迹是矣鈔有茶鹽香礬
四等茶鹽之課故歲至七百萬緡鹽利居茶之四並海

縣道煮水者六所額以觧計歲常不下百五十萬則所以裨國計以圖恢復之功者夫豈少哉而康獨有感焉者四民之中農爲最勞以其終歲勤動寒耕而熱耘也今所謂亭戶則過於此加以負山帶海頑獷成俗急趨利而輕犯法使輸貨於官者價直以時毋或高下則盜販息盜販息則抵置少犴獄簡不但公家利其入而已故樂以告後之人厥初建官兼治香礬後不復較而以摘山煮海正其名稱謂之提舉茶鹽公事司蓋自宣和

七年始也紹興十年七月十六日右奉議郎提舉兩浙西路茶鹽公事徐康記

其間若干老序郡中西園西樓雪燕及浙西題名併後第九卷之嘉定縣省劄悉校補訂正

登姑蘇臺賦　　任公叔

司馬遷世掌天官才稱良史探禹穴之遺跡紀吳國之舊軌乃憮然而嘻曰登此姑蘇之墟淹留兮躊躇感斯宇之基爲沼而仲雍之祀忽諸我聞周道既衰諸侯狎

主中無霸主蠻戎振旅始闔閭以信威繼夫差以振武斜與勁越同壤石以强楚爲隣内有高臺之築外有遠略之勤積如莽而暴骨亦如仇而視人是以疆場日駭板築未彌方五載而厥成造中天而特起因累土以臺高宛岳立而山峙或比象於巫廬之峰或倒影於滄浪之水悉人之力以爲美觀厚人之澤以爲侈靡斯實累卵於九層夫何見乎三百里野語有之曰川壅則潰月盈而反善敗由己吉凶何常矧謀主之賜劍若涉川兮

無梁以為棲越以求霸卒見㳟吳而受殃客自南郵觀於江瀆徘徊舊德惆悵前聞試游目於寥廓曾是歸然而參雲聽逆虐而翳諫竟麋鹿而為羣高天放曠平湖泱漭奕奕孤嶼茫茫極浦悲早雁於海風嘯高鴟於江雨況復闗梁坐隔覊旅增愁山木將落汀葭氣秋思美人兮子胥何為懷直道而驟諫遭重昏之見危將漁父以抗跡且垂釣於江湄高臺既傾夕露沾衣感菹國之不及冀萊人之與歸者也

崔　鶠

崔子勤學少間與客遊於横山之下有臺巋然出於羣山荒基峻級高切雲間荊棘為之蒙翳麋鹿為之廻環余語諸客此何所也客曰子不聞吳都之壯麗乎造姑蘇之高臺臨四遠而特建此其遺址也余乃倚杖而立喟然而歎曰葢聞吳王之築斯臺也受隣越之貢竭全吳之力千夫吟山萬人道泣三年而聚材五年而有立佩茂苑於長洲帶濬池以潮汐自以為天下之奇觀也

而今安在哉神材異木飾巧窮奇黄金之楹白壁之楣龍蛇刻畫燦燦生輝而今安在哉於是與客傴僂而上抵其上之絕嶺快四面之遐覩南望洞庭夫椒之山湖水澄澈其名銷夏灣者吳王避暑之所也北望靈巖館娃之宫廊曰響屧徑曰採香者吳之别館西子之遺踪也其東吳城射臺巍巍其西胥山九曲之逵至於典樂有城玩華有池走犬有塘畜雞有陂猶不足以充其欲也又侈斯臺以為娱嬉嗚呼雕楹鏤檻者邱墟之幾也

九層百仞者汙池之漸也瑤臺作而夏衰瓊室考而商危章華成而楚衆叛阿房出而秦人離斯喪亂之必然曷吳王之不思也哉方其酌淥酃賦珍羞置酒若淮泗積肴如山邱其宴樂固極矣而不知會稽之上飲食嘗胆方焦思而深謀旁籠西山俯視太湖憑高望遠三百餘里其登覽固廣矣而不知笠澤之畔銜枚仆鼓忽濟軍而夜濟是以横塘之浦僅通而越來之溪已逼高下之築未乾而勾踐之城已距於只尺矣越來溪越王城皆在臺之左右

詞未竟容悵然曰已矣乎古往今來邈矣悠哉蒼烟兮滿目舊事分飛灰辛江山之不改兮後之人當有鑒於遺臺

姑蘇臺覽古　陳羽

憶昔吴王爭霸日歌謡滿耳上蘇臺三千宫女看花處人静臺空花自開

李白

舊苑荒臺楊柳新菱歌清唱不勝春只今惟有西江月

曾照吳王宫裏人

曹鄴

吳宫酒未消又宴姑蘇臺美人和淚去半夜閶門開相對正歌舞笑中聞鼓鼙星散九重門血流十二街一去成萬古臺荒人不回時聞野田中拾得黄金釵

有序

李紳

臺今遺跡平蕪連接靈巖寺採香徑響屧廊皆在寺内越王獻吳王黄金鏤楣吳王所造姑蘇臺因獻楣遂以

黄金盏飾樓以破其國詩云

越王巧破夫差國來獻黄金重雕刻西施醉舞花豔傾

妒月嬌娥恣妖惑姑蘇百尺曉鋪開樓楣盡化黄金臺

歌清管咽歡未極越師戈甲浮江來伍員抉目看吳滅

范蠡全身霸西越寂寞千年盡古墟蕭條兩地皆明月

靈巖香徑掩禪扉秋草荒凉徧落暉江浦迴看鷗鳥没

碧峰斜見鷺鷥飛如今白髪星星滿卻作閒官不閒散

野寺經過懼悔尤公程迫蹙悲秋館吳鄉越國舊淹留

草樹烟霞昔徧游雲外夢魂多感歎不惟惆悵到長洲

羅隱

讓高泰伯開基日賢見延陵復命時未會子孫因底事解崇臺榭為西施

劉駕

勾踐飲胆日吳酒香滿盃笙歌入海雲聲自姑蘇來西施舞初罷侍兒整金釵衆女不敢妒自比泉下泥越鼓聲騰騰吳天隔塵埃難將甬東地更學會稽栖霸跡一

朝盡草中棠梨開

劉禹錫

故國荒臺在前臨震澤波綺羅隨世盡麋鹿古時多築用金鎚力摧因石鼠窠昔年雕輦路惟有採樵歌

楊備

山花野草一荒邱雲裏驕奢舊跡留珠翠管絃人不見上頭麋鹿至今游

姑蘇臺在姑蘇山舊圖經云在吳縣西三十里續圖

經云三十五里一名姑蘇一名姑餘史記正義云在吳縣西南三十里横山西北麓姑蘇山上山水記云闔閭作春夏遊焉又云夫差作臺三年不成積材五年乃成造九曲路高見三百里勾踐欲伐吳於是作栅楣嬰以白壁鏤以黄金狀如龍蛇獻吳王吳王大悅受以起此臺越絕書云闔閭造九曲路以遊姑胥之臺栅楣之義未詳此楣所謂神木一雙大二十圍長五十尋者吳王將起臺子胥諫曰王既變禹之功

而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吳民離矣弗聽洞冥記云夫差築姑蘇之臺三年乃成周旋詰屈橫亘五里崇飾土木殫耗人力宮妓千人臺上別立春宵宮為長夜之飲造千石酒鍾又作天池池中造青龍舟舟中盛致女樂日與西施為嬉又於宮中作海靈館館娃閣銅溝玉檻宮之楹榱皆珠玉飾之吳地記云闔閭十一年起臺於姑蘇山因山為名西南去國三十五里夫差復高而飾之越伐吳焚之又云闔閭十年

築經五年始成高三百丈望見三百里造曲路以登臨吴王春夏遊姑蘇臺秋冬游館娃宫興樂華池南城之宫又獵於長洲之苑太史公云余登姑蘇臺望五湖按五湖去此臺南尚二十餘里越絶書云夫差伐齊越范蠡泄庸帥師屯海道江以絶吴路敗太子友遂入吴國燒姑胥臺徙其大舟續圖經考之傳記謂闔閭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器不雕鏤宫室不觀舟車不飾而吴越春秋言闔閭晝遊蘇臺蓋此臺始基

於闔閭而成於夫差庶可以合傳記之說云

館娃宮　殷堯藩

吳王愛歌舞夜夜醉嬋娟見日吹紅燭和塵埽翠鈿徒令勾踐霸不信子胥言莫問長洲草荒涼無限年

傷吳中　李嘉祐

館娃宮中春已歸闔閭城頭鶯已飛復見花開人又老横塘寂寂柳依依憶昔吳王在宮闕館娃滿眼看花發舞袖朝歡陌上春歌聲夜怨江邊月古來人事亦猶今

莫厭清觴與綠琴獨向西山聊一笑白雲芳草自知心

李紳

江雲斷續草綿連雲隔秋波草覆烟飄雪荻花鋪漲渚變霜楓葉卷平田雀愁化水喧斜日鴻怨驚風叫暮天因問館娃何所恨破吳紅臉尚開蓮

懷古

皮日休

艷骨已成蘭麝土宮牆依舊壓層崖琴堂雨壞逢金簇香徑泥銷露玉釵硯沼祇留溪鳥浴屧廊空信野花埋

姑蘇麋鹿真閒事須為當時一愴懷

又

綺閣飄香下太湖亂兵侵曉上姑蘇越王大有堪羞處

秖把西施賺得吳

陸龜蒙

三千雖衣水犀珠半夜夫差國暗屠猶有美人皆二八

獨教西子占亡吳

館娃宮吳越春秋吳地記皆云闔閭城西有山號硯

石山山在吳縣西三十里上有館娃宫又方言曰吳有館娃宫今靈巖寺即其地也山有琴臺西施洞硯池玩花池山前有採香徑皆宫之故跡

勾踐進西施賦以紅顏艷色反以昏戕為韻　　徐寅

惑人之心兮惟巧惟僭破人之國兮以妖以艷當勾踐之寇謀進西施而果驗昔者二國相吞陵卑恃尊殊不知卑則自亡而國存尊則謂明而反昏烏喙年年誓喙夫差之肉稽山日日惟聽范蠡之言言曰伍員之賢東

吳之德伯嚭之佞東吳之賊德之盛兮越可憂賊之興兮吳可亟臣以夙夜而計機謀偶得欲狂敵國之君須中傾城之色待其聲色内伐君臣外惑自然紂妲已以亡宗晉驪姬而亂國今苧羅之山越水之灣恐是神仙之化忽生桃李之顏波淺丹臉鴉深綠鬟顰翠黛兮慘難效浣輕紗兮妖且閑楊柳羞弱芙蓉恥殷可以變柳惠於莊嚴之際悅荊王於魂夢之間臣請進焉王今何以王乃豁然而喜矍然而起曰此葢神假邦之碩畫人

雪越之前恥乃命寶馬騰龍香車碾風迎織女於銀漢聘姮娥於月宫炫燿雲外喧闐洞中粧成而瑞玉凝彩服麗而朝霞剪紅昨日猶賤今晨不同寧期大國之君流恩下及堪恨鄰家之婦謂妾常窮憢别越溪暮歸吴苑越慮計失吴嫌進晚歌一聲兮君䰟醉笑百媚兮君心蹇坐令佞口因珠翠以興言立遣諫臣棄洪濤而不返勾踐乃走電驅雷星馳箭推投醪而士卒皆醉嘗胆而胸襟洞開虎噬骨碎山崩卵摧楚腰衛鬢化爲鬼鳳

闔龍楣燒作灰於是命屠蘇之酒上姑蘇之臺伊霸業以何在俄英風而聿來於戲投忠賢而受佳麗欲不敗而難哉

西施洞在靈巖山之腰即館娃宮所在故西施洞在焉

吳都文粹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吳都文粹卷三

詳校官中書臣沈颿

助教臣常循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鎔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王廷璧

吳都文粹卷三

宋　鄭虎臣　編

吳王井　楊備

石甃遺蹤傍古臺一泓寒影鑑光開何人照面金釵落曾見越溪紅粉來

吳王井在靈巖山腰大石泓也相傳為吳王避暑處詳見靈巖山

響屧廊　王禹偁

廊壞空留響屧名為因西子遶廊行可憐伍相終屍諫誰記當時曳履人

楊　備

步出香街羅襪塵粉紅花艷滿宮春傾城一笑無遺跡不見長廊響屧人

響屧廊在靈巖山寺相傳吳王令西施輩步屧廊虛而響故名今寺中以圓照塔前小斜廊為之白樂天亦名鳴屧廊

採香逕　　楊備

館娃南面即香山畫舸爭浮日往還翠蓋風翻紅袖影

芙蓉一路照波間

採香逕即香山之傍小溪也吳王種香于香山使美

人泛舟於溪以採今自靈巖山望之一水直如矢故

俗又名箭涇

長洲苑吳苑校獵　　孫逖

吳王初鼎峙羽獵騁雄才輦道閶門出軍容茂苑來山

從列障轉江自遶村回劒騎縁汀入旌門隔嶼開合離紛若電馳逐隘成雷勝地虞人守歸舟漢女陪可憐夷漫處猶在洞庭隈山靜吟猨父城空應雉媒戎行委喬木馬跡盡黃埃攬涕問遺老繁華安在哉

長洲苑舊經云在縣西南七十里孟康曰以江水洲為苑韋昭云長洲在吳縣東枚乘說吳王濞云漢修治上林雜以離宮佳麗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則知劉濞時嗣葺吳苑其盛尚如此

蠡口　　楊備

霸越勲名間世才五湖烟浪一帆開猶防烏喙傷同輩此地復招文種回

蠡口在齊門之北又有蠡塘在婁門之東相傳鴟夷子乘扁舟下五湖潛過此以出招大夫種因以名之

毛公壇　　白居易

毛公壇上片雲閒得道何年去不還千載鶴翎歸碧落五湖空鎮萬重山

前題　　皮日休　陸龜蒙

却上南山路松竹儼如廡松根礙幽徑孱顏不能斧擺屨跨亂雲側巾蹲怪樹三休且半日始到毛公塢兩水合一澗潀崖却為浦相敵百千戰共攂十萬鼓噴散日月精射破神仙府唯愁絶地脉又恐折天柱一窺耳目眩再聽毛髪豎次到鍊丹井井幹翳宿莽下有藥剛丹句之百疾愈凝於白獺髓湛似桐馬乳黃露醒齒牙碧粘甘肺腑檜異松復怪枯疎互撐拄乾蛟一百丈髐然

半天舞下有毛公壇壇方不盈畝當時雲龍篆一片蘚
苔古有劉先生鎮壇符今存於堂時時仙禽來忽忽祥烟聚我愛周
息元忽起應明主周徵君名息元三諫卻歸來回頭唾珪組伊
余何不幸斯人不復睹如何大開口與世爭枯腐將山
待夸娥以肉投猰㺄歘坐侵桂陰不知己與午茲地足
靈境他年終結宇敢道萬石君輕於一絲縷
古有韓終道授之劉先生身如碧鳳皇羽翼披輕輕先
生盛馳役臣伏甲與丁勢可倒五岳不惟鞭羣靈飄飄

駕翔螭白日朝太清空遺古壇在稠疊烟蘿屏遠懐步罡夕列宿森然明四角鎮露獸三層差羽嬰回眸盼七炁運足馳踈星象外真既感區中道俄成邇來向千祀雲嶠空崢嶸石上橘花落石根瑤草青時時白鹿下此外無人行我訪岑寂境自言齋戒精如今君安死字君安覬覦猶羶腥有笈皆緣字有芝皆紫莖相將望瀛島浩蕩凌滄溟

毛公壇即毛公壇福地在洞庭山中漢劉根得道處

也根既仙身生綠毛人或見之故名毛公今有石壇在覲傍猶漢物也

虎邱古杉　皮日休　陸龜蒙

種日應逢晉枯來必自隋

後凋依佛氏初植必僧彌

虎邱寺古杉在殿前相傳為晉王珉所植唐末猶在形狀甚怪不可圖畫皮日休稱其死抱奇節不知雨露之可生即是時已枯日休詩曰種日應逢晉枯來

必自隋陸龜蒙亦曰後凋依佛氏初植必僧彌寺蓋

王氏别墅僧彌珉小字也

臨頓　　皮日休

一方瀟洒地之子獨深居遶屋親栽竹堆床手寫書高

風翔砌鳥暴雨失池魚暗識歸山計村邊買鹿車

籬疎從緑槿簷亂任黄茅壓酒移溪石煎茶拾野巢静

窓懸雨笠閒壁挂烟匏支遁今無骨誰為世外交

䕶稀初上簇醅盡未乾床盡日留蠶母移時祭麴王趁

泉澆竹急候雨種蓮忙更葺園中景應爲顧辟疆

靜僻無人到幽深每自知鶴來添口數琴到益家貲壞

塹生魚沫頹簷落燕兒空將綠蕉葉來往寄閒詩

夏過無擔石日高開板扉僧雖與筒簞人不典蕉衣鶴

靜共眠覺鷺馴同徑歸生公石上月向夕約談微

經歲岸烏紗讀書三十車水痕侵病竹蛛網上衰花詩

任傳漁客衣從遞酒家知君秋晚事白幘刈胡麻

寂歷秋懷動蕭條夏思殘久貧空酒庫多病束漁竿玄

想凝鸐扇清齋拂鹿冠夢魂無俗事夜夜到金壇

閑門無一事安穩卧涼天砌下翹饑鶴庭陰落病蟬倚杉閒把易燒朮靜論玄賴有包山客時時寄紫泉

病起扶靈壽翛然强到門與杉除敗葉爲石整危根薜蔓狂遮壁蓮莖卧枕盆明朝有忙事召客斵桐孫

緩頰稱無利低眉號不能世情都太薄俗意就中憎雲態不知驟鶴情非會徵蓋臣誰奉詔來此寫姜肱

前題十首

近來惟樂靜移傍故城居閒打修琴料時封謝樂書夜
停江上鳥晴晒篋中魚出亦圖何事無勞置棧車
倩人醫病樹看僕補衡茅散髮還同阮無心敢慕巢簡
便書露竹樽待破霜匏日好林間坐烟蘿近欲交
倭僧留海紙山匠製雲床懶外應無敵貧中直是王池
平鷗思喜花盡蝶情忙欲問新秋計菱絲一畝疆
故山空自擲當路竟誰知祇有經時策全無養拙資病
深憐灸客炊晩信樵兒謾欲陳風俗周官未採詩

福地能容塹玄開詎有扉静思瓊板字閑洗鉄笻衣鳥
破涼烟下人銜暮雨歸故園秋草夢猶記緑微微
水影沉魚器鄰聲動緯車燕輕梢墜葉蜂懶卧焦花説
史評諸例論兵到百家明時如不用歸去種桑麻
禹穴奇編鈌雷平異境殘静吟封篋檢歸興削帆竿白
石堪為飯青蘿好作冠幾時當斗柄同上步罡壇
强起披衣坐徐行處暑天上堦來鬬雀移樹出驚蟬莫
問鹽車駿誰看醬瓿玄黄金如可化相近買雲泉

野入青蕪巷陂侵白竹門風高開栗刺沙淺露芹根迅
鼠緣藤桁饑烏立石盆東吳雖不改誰是武王孫
踈慵真有素時勢盡無能風月雖為敵林泉幸未憎酒
杯經夏闕詩債待秋徵祇有君同僻閒來對曲肱
臨頓舊為吳中勝地陸龜蒙居之不出郛郭曠若郊
墅今城東北有臨頓橋皮陸皆有詩

重玄寺藥圃　　皮日休

雨滌烟鋤傴僂齋紺芽紅甲兩三畦藥名卻笑桐君少

年紀翻嫌竹祖低白石靜敲蒸术火清泉閑洗種花泥
怪來昨日休持鉢一尺彫胡似掌齊
香蔓朦朧覆若邪檜烟杉露濕袈裟石盆換水撈松葉
竹逕還牀避筍芽藜杖移時挑細藥銅缾盡日灌幽花
支公謾道憐神駿不及今朝種一麻
重玄寺藥圃唐末僧元達年逾八十好種名藥凡所
植者多致自天台四明包山句曲叢萃紛糅各可指
名皮日休嘗訪之而題詩

忠國師菴　　顧在鎔

蒼島孤生白浪中倚天高塔勢翀空烟凝遠岫列寒翠霜染疎林墜落紅溪渚式棲彭澤雁樓臺深貯洞庭風六時金磬落何處偏傍葦叢鷺釣翁

忠國師菴基在穹窿山絶頂疊石宛然唐顧在鎔留題在光福山寺墨跡猶存

洗馬池 在府學之南　　楊備

一一牽來種是龍臨深欲下更嘶風金鞍玉勒拋何處

騰踏溪洼寒影中

真宗皇帝御製賜平江軍節度使丁謂詩并序

御黄閣同寅實彰於盡瘁碧幢臨鎮方屬於報功言當

入謝之辰特賜褒賢之作因成七言四韻詩一首賜新

授蘇州節度使

懿詞碩畫播朝中造膝啓謀禮遇豐文石延登彰美順

高才前道表疇庸書生仗鉞今尤貴舊里分符古罕逢

畫錦買臣安敢比黄樞早日接從容

丁謂次韻

白麻初降紫宸中簪組相驚帝澤豐驟陟將壇知遇偶久成台席愧材庸桑榆便覺人間别旌戟猶疑夢裡逢已是都城聳榮觀更須天唱耀戎容

復賜

卿名藩出鎮雖極於倚毗文陛言辭良多於眷注特示寵行之什用增方面之榮今成五言十韻一首賜蘇州節度使丁謂

踐歷功皆著謀謨務必成懿才符曩彥佳器胄時英俾展經綸業旋升輔弼榮嘉亨忻盛遇盡瘁罄純誠均逸明恩洽疇勞茂典行白麻三殿曉紅旆九衢平雖徹嚴凝任尤增倚注情擁旄辭帝闕頓轡望都城風景高秋月烟波幾舍程想鄉懷感意常是夢神京

謂復次韻

叨竊逢嘉會孤單荷曲成高車陪上宰密室側羣英步武清華地優游侍從榮勤劬期薄效忠謹誓明誠方畏

官箴失俄驚寵命行冐恩心易感戀聖意難平未副宵衣念寧安晝錦情摇摇千里棹眷眷九重城萬旆輝登路瓊章耀去程予年牽望處金闕玉爲京

跋　丁謂

臣謂材庸無取聲猷不揚徒以遭遇盛明忝冐榮寵掌邦計參國政一紀於兹贊皇猷相盛則百禮斯舉位重逾量恩深積憂葢早負官箴久妨賢路或騳掇物論則大辜聖知優退是希陳露未暇去年秋九月甲辰忽奉

制命遥登將壇進崇秩於上公建高牙於故里君親奇遇臣子殊榮授命之初便殿賜對天語撫勞睿旨温密至感至戀且拜且泣十一日復對於宣和門賜御製入謝日七言四韻詩一首十九日朝辭於長春殿賜御製寵行五言十韻詩一首皆俾和進丹文緑字親奉於紫清雲笈芝函頒流於衡泌簪纓聳觀油素騰芳壁日九華但圖首以拭目薫絃六變罄方輿而悦心期大播於玉音敢盡刋於金字蘇臺粤壤鍾阜名區並謹歲時永

昭盛美
大宋天禧元年歲次丁巳正月二十六日推誠保德翊
戴功臣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尉使持節蘇州諸軍事
蘇州刺史充平江軍節度蘇州管內觀察處置堤堰橋
道等使知昇州軍州事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濟陽郡開
國公食邑三千五百户食實封一千二百户臣丁謂
本朝大中祥符九年拜叅知政事丁謂平江軍節度
使知昇州謂郡人建節本鎮一時為榮真宗皇帝賜

以御製詩尤為盛事詳具謂跋中

吳人歌

紞如打五鼓鷄鳴天欲曙鄧侯挽不來謝令推不去

攸守鄧攸清和平簡方正寡欲為吳郡太守載米之郡俸無所受惟飲吳水而已時郡中大饑攸奏賑貸未報乃輒開倉救之郡政清明百姓歡悅為中興良守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錢數百萬攸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少停夜乃發去吳

人歌之云云百姓詣臺乞留一歲不聽

牧守王規謝章　　簡文帝

方當駕吉祥之車入勾吳之地驅緹扇之馬撫奉德之鄉製錦何階棼絲方始

王規字威明神丰標映時稱俊人為吳郡太守簡文帝為作謝章曰云云　主書芮珍宗家在吳前守宰皆傾意附之珍宗假還規遇之甚薄俄名為左户尚書郡境千餘人詣闕請留表三奏不許求於郡立碑許

之

博盧　　　　馮袞

八尺臺盤照面新千金一擲鬬精神合是賭時須賭取
不妨回首乞閑人

唐馮袞治蘇州郡政優游暇日輙縱飲博因會賓僚
擲盧馮大勝以所得均遺一座乃吟曰云云唐郡守
縱放如此出抒情詩

夜遊虎邱山　　　　白居易

領郡時將久遊山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
白樂天穆宗時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拜蘇州刺
史病免樂天為郡時多游賞攜蟬滿容態等十妓夜
遊武邱山又賦紀游詩云云
本朝牧守題名記　葉夢得
平江吳故郡控帶楚越形勢風物自為一都會本朝命
守多一時聞人今寶文閣直學士王公顯道由工部侍
郎來鎮適當兵火擾攘之後前此臨治者類急于招集

流亡撫綏彫瘵未暇盡舉其所當為至顯道曰天下今定矣化行自内始相與奉承維持轉成永世之業實在四方之政於是官隳而廢職者民姦而干令者一董振之凡閭里疾苦朝聞夕行異時調度不給或不得已取於民皆罷之未幾咸信而畏之上下秩秩有序蠹弊剗革幽枉宣達府庫有餘積而歛不加廣益修城池興學校嚴舍館以待賓旅之至期年郡以無事先是高祖太師景德中嘗領是拜至嘉祐中伯祖侍郎復繼之逮顯

道百餘年間王氏之為平江者三皆有績在人士大夫以為美談郡舊有太守題名記先後迭代序次惟謹亡於煨燼顯道訪之久不得乃更伐石追修故事以遺來者而求文於余以識其始善惡之在天下固不可欺也未嘗無公論然必待久而後能定彼翕翕狥俗掠取須臾之譽與所設施或未能窺其成而妄意有不滿者徐以占於後則昭然如黑之與白其誰敢誣令郡為題名記所在而有豈是表姓氏紀歲月而已哉抑善者其傳

猶未泯吾得以考其不善者推其所以失亦足以戒各以效其材而成其志則雖遐方幽遠之邦可使如在輦轂而况其近者乎乃爲之書且以塗之言得於顯道者載焉紹興十五年十月望日觀文殿學士右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葉夢得記并書

狀元語

湖接兩頭蘇聯三尾 嵐齋錄

唐鄭渾之咸通末爲蘇州督郵談銖爲鹽院官鍾福

爲院巡時湖州牧李起及趙蒙俱狀元人語曰云云

朱花石　賈公望

倏忽向六十洋逢無奈何丹心猶奮迅白首分蹉跎正直士流少傾斜朋類多陽光一銷鑠不復見妖魔

賈公望字表之嘗爲郡通判時朱勔父子鼎盛奔競者爭趨其門公望疾之有詩云云勔之子賜金帶公望亦衣三品服偶次朝拜會天慶觀中朱從者見公望所佩魚睨而視之公望厲聲叱之曰此是年及得

來非緣花石左右皆錯愕失大衙之竟擠之罷去

重修泰伯廟記　　曾幾

在禮祭法聖王之制祭祀其法五其人之應法者十有四皆古大聖賢有大功烈於民者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夫以大聖賢有大功烈而祀之固宜然祀有祈焉其施於民又厚厚施不報神其不吐之予報之之道不獨牲牢酒醴而已千里之邦必有祠所社稷則有壇先哲則有廟後世於廟尤極其尊嚴崇像設儼侍衛見之者凜

如也水潦必祈旱暵必祈皆長吏之常事應而有報亦事之常儻入其門陟其堂神所憑依曾不足以障風雨區區樽罍簠簋何施之厚而報之薄歟吳門巨藩神祠之載祀典者十數而泰伯廟為雄甚東漢永興二年郡守麋豹肇建於閶門外吳越武肅王錢氏始內徙之國朝元祐間太守黄履歷考前政若梅詢若范仲淹若孫覺輩數公溪潦有祈靡不響答列其事於朝有詔號至德廟崇寧元祀守臣吳伯舉請疏上爵有詔封至德侯

建炎擾攘鞠爲灰燼厥後草創殆無以揭虔妥靈今天子拔沈公於尚書郎以直秘閣尹是府至則訪及民利病以次罷行之其爲政寛嚴詳簡允蹈厥中治人事神罔不祗肅隆興三歳天作淫雨害於穡事民不奠居乾道改元春三月公飭躬齋絞走祠下而祈焉神顧享之是歳麥以有秋府從事請具牢醴以謝公曰不敢廢也然曷足以報萬分之一於是邦人合詞而進曰侯之施甚厚而廟貌不治之日久大懼神或怨恫祥慶弗下願

力而改造之公曰是吾心也涓日協辰得夏五月庚戌吉乃致昭告乃鳩良工斥少府之餘合私橐之助瓌材堅甓櫛比崇墉宏舊基植高棟抗修梁藩垣堦戺盡革而一新之塑繪之容若欣欣然有喜色民無老稚相扶攜以觀厥成皆以手加額曰美哉輪焉誠足以塞民望而報神施矣風霽雨休禾則大熟秋九月甲子落成幾就養府下目覩祈應為不誣公屬幾記其實既牢辭弗獲命若虛公之辱是終無以揚休事而告後人也於是

手書左通議大夫充敷文閣待制致仕曾幾記

泰伯廟　皮日休

一廟爭祠兩讓君幾千年後轉清芬當時盡解稱高義誰敢教他草莽臣

陸龜蒙

故國城荒德未荒年年椒奠濕中堂迩來父子爭天下不信人間有讓王

張詠

至德本無名宣尼以此評能將天下讓知有聖人生南
國奔方遠西山道始亨英靈豈不在千古大江横
蔣堂
泰伯何為者不以身爲身遜避天下位奔走勾吳濱隱
德貽來世遺祀傳斯民吁此廉讓國合生廉讓人
迎享送神辭三章　龔頤正
翼翼兮新宮蘭栭兮枅桂祥氣總總兮高靈下隊君視
八紘兮昔何殊於棄屣今復何有兮一席之壇惠我吴

人兮曷日以弭於嗟君來兮我心則喜來不來兮我忘食事

右迎

登歌兮堂上屢舞兮堂下君來享兮清酤溪毛陸離兮筐筥蓴鯽芳鮮兮亦有肥羜君不來兮使我心苦

右享

車兮載旃舟兮揚颿鼓咽咽兮君當還君肯來兮尚盤桓我心煢煢兮其無端君不我留兮下土覔煩福我吳

人兮無疾無患千秋萬歲兮歌至德以何言

右送

至德廟即泰伯廟東漢永興二年郡守麋豹建於閶門外辨疑志載吳閶門外有泰伯廟廟東又有一宅祀泰伯長子三郎吳越錢武肅王始從之城中纂異記又云吳泰伯廟在閶門西皮日休詩云一廟爭祠兩讓君蓋并祠仲雍舊矣今廟在閶門内東行半里餘門有大橋號至德橋乾道元年郡守沈度重建

夫差廟　　陳羽

姑蘇臺畔千年木刻作夫差廟裡神幡蓋寂寥塵土滿不知簫鼓樂何人

　　張詠

由來邪正是安危不信忠良任伯嚭自古家家有容冶何須亡國殢西施

吳王夫差廟今村落間有之舊廟無攷鑑誡録云世傳此廟拆姑蘇臺木刱成唐陳羽秀才嘗題夫差廟

時人謂之題破此廟

伍員廟　　簡文帝

立國資孝本循忠全令名舟裡多奇計蘆中復吐誠偃月交吳艦魚麗入楚兵九功推妙算千載藉餘聲洪濤猶鼓怒靈廟尚凄清行潦承椒奠宮懸雜鳳笙無勞晉后璧詎用楚臣纓寥樹臨寒水疎扉望遠城窓寮野霧入衣帳積苔生惟有三春鳥斂翅時迎逢

張詠

胥也應無憾至哉忠孝門生能酹楚怨死可報吳恩直氣海濤在片心江月存悠悠當日者千載祗慚䰟

伍員廟在胥口胥山之上蓋自員死後吳人即立此廟乾道間復修之規製猶陋盤門裡又有廟即雙廟是也

南雙廟記　　蔡京

今天子即位元年愛重黎庶慎簡牧守詔以左史吳公為直秘閣知蘇州公至期歲政化大洽姦盜屏斥牒訟

疎簡民用康靖公曰噫嘻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古之善經也今俗且治矣其錄境内神祠廢壞者以公帑所餘畢修之使安定休止無有祟厲爲吾民憂吏白城西南隅有舊廟二荒廢已久按圖經曁州縣版祝所稱一爲永昌武大王一爲福順賢德王而邦人由閭閻市井及學士大夫自昔相傳皆以爲伍子胥廟歲時祭享甚盛雜然同辭莫可奪也或言故隋將陳果仁嘗以陰兵助錢氏伐淮冦有功錢氏崇報之請於梁朝封福順王

又使諸郡皆爲建廟則福順之號爲果仁無疑至永昌之稱沓邈不可稽攷不知爲何時人令邦人獨以子胥之故願衆私出力以卒營繕協謀齊慮鳩工庀材填郛溢郭奔走相屬惟恐其後故月不更朔而廟已告新令或稱號仍舊殆恐無以安子胥之靈而失邦人所以宇廟本意敢以為請公曰然昔吴瀕海建國恃水作險内虞氾濫外闕守禦黿鼉之與渚而魚鱉之與居肇自子胥相土味水築置城郭實倉廩治兵庫闢門二八以象

風卦始能啟塞有時疏導無壅除昏墊蕩析之虞而存抱關擊柝之警更祀幾百歷載餘千其城域門號至今因之而不變是子胥常能安吾民也不顧小義卒雪大恥勇於納諫以至殞身二者皆人之所難昔日之不死蓋以為吾父今日之死蓋以為吾君由前足以教人之為孝由後足以教人之為忠忠孝之跡昭著前史殊尤卓絕震暴耳目匹夫匹婦可以與知及其久也宜胥化焉故後漢太守麋豹按行屬城問風俗所尚其功曹唐

景曰處家無不孝之子立廟無不忠之臣倘非漸漬餘風被服成俗疇能臻此哉是子胥常能教吾民也既能安之又能教之由父傳子由子傳孫綿綿聯聯以至今日厥德茂矣宜當血食此地而廟貌不立於城域乃至斯民憑假他祠以崇敬奉此殆疇昔守職者之闕吾敢不勉祭法曰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今福順雖有功異代事跡僅存民弗敬慕蓋托子胥獲享不替而武氏名字

功德闕然湮滅無所考證使子胥不忘斯民實鑒臨之則武亦安敢正宁而饗也禮固有以義起者吾將請於天子錫正英烈之號以嘉廟額而用丕承民志殆或可乎武林元時敏曰好惡靡常莫能自克惟民為然古之君子因民所好之善而導之反民所好之非而禁之好惡得正而其治成矣鄭人欲祀伯有子産從而封焉鄴人欲祭河伯西門豹從而禁焉二子豈異意哉顧民好惡有當否也今吾民願祀子胥甚勤是知有功之不可

忘而忠孝之可勸也因而導之使成於善此所謂不嚴而治者顧豈俗吏之所能也耶令公一舉廢事而順於民安於神又足爲天下之勸三善備矣不可不書也於是乎書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記

南雙廟在盤門内城之西隅二廟左英烈王伍員右福順王隋陳果仁也果仁又稱武烈帝或云五代初常潤尚屬淮南果仁廟在常潤間錢氏得常潤遂移廟於蘇按吳志孫權既稱尊號謚堅曰武烈皇帝帝

號與果仁同況堅墓西地記謂在城南一里許去盤門密邇疑此廟恐是祠堅爾建中請國中太守吳伯舉重修是時蔡京自翰長罷過吳門爲作記并書題

春申君廟記　　趙居貞

輶軒涖郡十有一月矣猥以薄材謬承重寄㰳自淮服半刺超爲江南方伯郡領二十地亘五千里皇皇者華幾慚輝道兢兢其志常戒飲氷周爰咨詢中命行事損以懲忿窒欲益以改過遷善豺狼擁路埋輪以逐之麒

驥伏櫪攬轡以騁之宣王化而盡覺風行安吒心而不知日用寛猛相濟威恩兼洽長吏肅警疆土乂寧日月其除氷霜再履始也務不暇給今也處有餘閒别祈神仙獲歲豐稔秉公堂之宴縱靈廟之游城不復隍樹先禁伐闔閭荒以毀梁木小而摧乃喟然嘆曰神必依人人兹望福依無所據福安來哉昔越踐滅吳楚威滅越考烈王繼立春申君登相封江東之巨縣城吳墟爲大都專主威權救國灾患與趙魏爲四公子招賓旅有三

千人擠勝使之玳簪誇上客之珠履王久無嗣君方患之璪兮李園托其女弟旣歆然而有娠遂秘之以獻王王乃殂落子爲君王旡妄之人靡信旡妄之禍遄與舍人其亡死士常偵棘門之下蒿里相催天乎天乎胡寧忍此令尹多居郢國假君常守吳宮烏焚其巢何笑號之先後蚊沒其舳䌫父子之沉埋夷盡其家賊園之故一朝冀將滅口千古猶爲痛心今邦收所居使臣所理故宮之内故事備聞於是大葺堂庭廣修偶像春申君

正陽而坐宋英配享其側假君西廂視事上客東宰齊班李園死士庚方授戮僕夫開駿辰位呈形大雪久寃之魂叓申如在之敬家屬穆穆㞺良榮也儀衛肅肅振威名也巨木擁腫而皆古小栽青蔥而悉新總之一門是謂神府宜正名於黃相削訛議於城隍昔韓整守吳𣏌吳伯之廟太史適楚壯楚相之宮余顧兼之言可則也神有新宇享之落之人有貞石追之琢之我躬披文紀之告之君宜容應祐之福之初余之拜命也表授廣

陵糾曹張顒兵曹蘇相爲判官安喜尉李崗爲支使同郡舊知精明深識畢逐新合歷落瓌材三人冀有我師四壯慎行爾職欽刷往賢之恥歎垂後昆之裕長史宋尚主臣餘慶佑嶽艮能司士楊彦琮每憂司存實稱佳吏預予作廟翼翼觀予降神欣欣咸亦相因斯焉附出唐天寶單閼歲除日中散大夫守吳郡太守兼江南道採訪處置使柱國天水趙居貞記

春申君廟在子城内西南隅即城隍神廟也

聖姑廟　皮日休

洛神有靈逸古廟臨空渚暴雨駁丹青荒蘿繞梁梠野風旋芝蓋饑烏啣椒糈寂寂落楓花時時斸鼯鼠常云三五夕盡會妍神侶月下留紫姑霜中名青女俄然响環珮倏爾鳴機杼樂至有聞時香來無定處目瞪如有待魂斷空無語雲雨竟不生留情在何處

陸龜蒙

渺渺洞庭水盈盈芳嶼神因知古佳麗不獨湘夫人流

蘇蕩遥吹斜嶺生輕塵蜀綵駁霞碎吴綃盤露勻可憐飛燕姿合是乘鸞賓坐想烟雨夕兼之花草春空登油壁車窈窕誰相親好贈玉條脫堪攜紫綸巾殷勤撥香池重薦汀洲蘋明朝動蘭檝不翅星河津

聖姑廟在洞庭晉王彪二女相繼卒民以為靈而祀之紀聞云唐人記洞庭山聖姑祠廟云吴志姑姓李氏有道術能履水行其夫殺之自死至唐中葉幾七百年顏貌如生儼然側卧近遠祈禱者心至則能到

廟心若不至風迴其船無得達者今每日一沐浴爲除爪甲傅粧粉形質柔弱只如熟睡蓋得道者歟辨疑志云唐大歷中吳郡太湖洞庭山中有昇姑寺有昇姑廟其棺柩在廟中俗傳姑死已數百年其貌如生遠近求賽歲獻衣服粧粉不絶人有欲觀者其巫秘密不可云開即有風雨之變村盧敬事無敢竊窺者又云有見者衣裝儼然一如生人有李七郎荒狂不懼程法率奴客啟棺視之唯朽骨髑髏而已亦無

風雨之變二說今皆無攷姑存舊云

靈姑廟碑陰記　　林　戊

元符元年歲在戊寅夏吴中大旱徧禱羣祀略無應者是歲高田不穫人皆暍死負販之民皆捨其業而以售水自資涉冬至二年春夏之交舟車益不通百貨湧貴城中溝澮湮淤發爲疫氣通判軍州事朝請郎祝公適領郡事乃用故事早暮分禱於所宜祀者一日會承天寺客言此乃梁衛尉卿陸僧瓚捨其第爲之昔號廣德

重玄寺陸卿有女子不嫁經營其事既死祠於寺之東廡開寶中吳越忠懿王朝京師道出吳江大風幾覆舟見女子拯之自言郡重玄寺神也本國加封號感應聖姑令里中事之甚敬公聞即謁且言明日致禱既歸宿齋於廳事舉家沐浴蔬食相約得雨而後復膳黎明躬至祠下載拜而言曰郡承連年之旱流亡疾沴相乘而作農事失時歲且大饑雖某有罪獲戾不逃然將爲國家之憂神其哀之能即致雨尚可救也屏息聽命寺僧

獻兆曰神告即雨衆甚不然憮然而退憩於齋堂左右告曰天油然作雲矣未及命駕注雨應至老幼懽呼於道至有不忍以簦笠自庇者即日盈尺闔境告足自爾有請必應如取所寄邦人無復水旱之憂歲大有年乃具事白於外臺使者以聞詔書褒美特封慧感夫人秩視公侯列於典祀按陸氏得姓於齊宣王之少子至漢有字伯元者仕爲吴令遷豫章都尉既卒吴人思之迎其喪葬於胥屏臺子孫遂家焉伯元生襄賁令盱眙生

本州從事鴻鴻生渤海太守建建生本州從事瞱瞱生御史中丞京兆尹璜璜生弘農都尉文文生親親生潁川太守尚書令閎閎生桓桓生揚州别駕續續生寔寔生吳城門校尉紆紆生九江都尉太學博士駿駿生選選生尚書瑁瑁生潁潁生海虞令濯濯生漢公漢公生洌洌生本郡從事元之元之生高平相員外散騎常侍英英生晉侍中大尉興平康伯玩玩生五兵尚書侍中始始生秘書監侍中萬載萬載生宋東陽太守子真子

真生齊南兖州刺史慧曉慧曉生梁太常卿倕倕生衛尉君凡二十八世冠冕不絶皆有才德名在史冊自輿平康伯至秘書監父子兄弟五世内侍嘉祥積慶梃生夫人惟夫人其生也精修正潔入清淨海其没也通於神明有感斯應故能致朝廷報稱之禮甚厚既以詔書刻於石將求老於文學之士爲之記以傳不朽搢紳者老且請撫其槩於砌陰乃爲之叙云戊也嘗聞朝請公元祐間以奉議郎知豪城雨暴滹沱河水盛漂泛林木

室廬蔽川而下水及城門下雉堞凜然將決老弱皇恐
奔潰調急夫督水工雨且不止人無所施其力公乃朝
服涉濘立於隄上鞠躬申禱水溢隄壞相去數尺吏民
救止公堅立不動以笏叩頭顱以身任責於是雨少止
水波稍回河流遂復其所潰陷之地明日復爲平陸如
故使者方欲言諸朝會公秩滿請罷遂已北方之人至
今能道其詳惟公憂國愛民所至以誠心格物如此是
可書也故附於左元符三年歲次庚辰秋八月乙未朔

十日甲辰布衣林戊記

靈姑廟即慧感顯佑善利夫人廟在能仁寺内夫人陸氏梁衛尉卿僧瓚之女僧瓚捨宅爲寺夫人就居之是爲重玄寺寺僧祀夫人爲伽藍神號聖姑元符元年郡大旱通判祝安上攝郡禱而應以其事聞錫封慧感夫人郡人奔湊致禱相與社而稷之闔境祠廟莫能尚也其節次加封及始末靈感之跡具諸記中

三高祠記　　祝鑑

易稱知幾其神乎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須之則後矣是維成功之下不可以久居亡道之人不可以久處兵亂之世不可以苟仕知斯三者則知幾矣遲之其殆危乎昔者越相范君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踰二十年滅吳霸越用復會稽之恥謂大功之下難以久居暨還返國遂書謝王去之乘輕舟泛五湖莫知其所終極而大夫種沉吟不時決卒用誅死厥後七百有餘歲晉

有張季鷹自吳入洛時方齊王冏專朝怙已署君來曹椽君知其不終難與獨處慨千里之羈宦臨秋風而長懷託興菰鱸促駕告歸無何冏敗又後五百有餘歳唐有陸魯望當咸道乾符之世冦亂方殷隠身自放扁舟篷席儵然笠澤甫里間時號江湖散人辟署無所從徵命無所得優游自終竟全亂世如三先生可謂知幾君子哉雖地異時殊語黙不同然其次去自全咸遂其高孅均也吳江邑地瀕帶具區舊有長橋横絶江河之間

修檻浮梁植立千柱電涎濈濙蜿如長虹巨浸浮空涵泳星月包山洞庭如在天外風帆島樹滅没烟際東西行者以爲三吳游觀之偉好事者又冩鴟夷子皮像配以江東步兵甫里先生立祠橋梁之上榜曰三高蓋其平生所遊居也貞風素烈尚凜然湖山可想閒而概見歲庚申秋七月吉括蒼祝鑑與大梁人趙九齡置酒橋亭悲歌望遠舉觴酹江慷慨言曰去危即安夫人而顧之然皆反馬者何哉知幾者鮮也雖並世同交如大夫

種功非不多也顧常侍材非不周也鹿門子學非不贍也或死憂而受辱何也居成功處亡道仕亂世亟勉畏去是何識之卑也知幾遠矣惟鴟夷子道大功宏百世師仰而張陸二子飄然山澤之臞像而配之幾不倫矣豈不曰亟隱亟去身名俱全以是爲同曰三高云者豈異稱哉後之君子苟寵祿之是躭發機之禍忽忘不戒聞三高之風仰三高之像庶少警乎不然涉斯流也登斯梁也其無媿乎後將有悔乎其無悔乎一始橋之置

於慶歷歲中建炎初載胡寇南牧并及祠宇火之無餘後六年當紹興癸丑歲令吳都楊君同與令御史單父祝君師龍爲邑尉蓋因其廢趾實建而新之復立祠如故云謹記

范成大

乾道三年二月吳江縣新作三高祠成三高者越上將軍姓范氏是爲鴟夷子皮晉大司馬東曹椽姓張氏是爲江東步兵唐贈右補闕姓陸氏是爲甫里先生三君

生不並世而鴟夷子皮又嘗一用人之國功大名顯而去之季鷹魯望蕭然臞儒使有爲於當年其所成就固不可踰度要皆以得道見微脫屣天刑清風峻節相望於松江太湖之上故天下因高之而吳江之人獨私得奉以夸於四方若曰此吾東家邱云爾邑大夫伯虞以故祠偪陋將改作鄉老王份獻其地雪灘乃築堂其上告遷而奠焉且屬石湖范成大爲之辭噫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今乃自放寂寞之濱棹頭而弗顧人又從而以

爲高此豈盛際之所傾哉後之人高三君之風而跡其所以去爲世道計者可以懼矣至於豪傑之士或肆志乎軒冕宴安留連卒悔於後者亦將有感於斯堂而成大何足以述之然屈平既從彭咸而桂叢之賦猶招隱士疑若隱處林薄不死而仙况如三君蟬蛻溷濁得全於天者嘗試倚檻而望水光浮天雲日下上風帆烟篷飄忽晦明意必往來其間成大亦何足以見之姑效小山作歌三章以招馬遂從而歌之曰若有人兮扁舟撫

湖海兮遠遊衆芳媢兮高卬忽獨居兮不可留長風積兮浪波白蕩遙空明月兮南極一色鏡萬里兮鞭魚龍列星劇劇兮其下孤蓬眇顧懷於斯路與凉月兮入滄浦戰爭蝸角兮昨夢一笑水雲得意兮垂虹可以艤櫂仙之人兮壽無期樂哉垂虹兮去復來再歌曰若有人兮橫大江秋風起兮歸故鄉鴻冥飛兮白鷗舞吳波鱗鱗兮而在下嗟人胡爲兮天地四方美無度兮吾之土膾修鱸兮雪霜登菰蓴兮芼之水仙繽紛兮命胥君可望

兮不可追顚倒景兮揮碧寥俟燕息兮江之臯蒹蘋堂兮廡杜若一杯之酒兮我爲君酌又歌曰若有人兮北江之渚披雲而睎兮瀕烟雨菊莎兮杞棘歲晩晩兮何以續君食俪五鼎兮腥腐姦三泉兮終古千秋風露兮歸來故墟月明無人兮蒼石與語牛宫泇兮生蒲荷潮西東兮下田一波訪南涇兮隣曲山川良是兮邱隴多稼九畹兮今其刈聊春容兮兹里是歲六月既望書遣邑人使習以侑祠伯虞請遂以爲記

三高堂詩序

程俱

叅位越相祿萬鍾去之如涕唾則後世有毛銖之得冒坎穫而不省者可以少沮翰進退無心隨時而保身則出處之意得托菰蘆以示好又何深哉龜蒙江湖一匹夫然於其不合視勢位無加也其交如皮日休終見汙於賊巢彼獨挺然玉峙無一釁可指摘與夫攫金挾炭之夫蓋萬萬矣夫左手據圖籍右刃椋其吭雖冥蠢不爲也揣是而求之輕重得矣然世固有抱利權逐勢位

死不反顧爲天下僇笑者幾何人哉其於輕重之思是又出寘蠢者之下也然則是三子者祠而旌之固可以訓元符三年吳江旣立三子者像明年三月甲子安於祠堂令與僚佐拜而奠之朞謂俗奔競久矣冀得守道自重確乎不可抜足以風百里而驅天下者將矯浮俗而歸之庶幾清節之爲貴豈望之而未見抑有之而未聞邪令居是邑仰三子之志意其知時而退不迷於出處之道蓋君子所悦聞也凡我同志其系之以詩

鴟夷子皮贊　　李華

龍蟠幽谷非時則伏蟬蛻高枝飲露而飛進如風行退若雲歸冥冥其幾赫赫其居於越霸興强吳蕩夷功成不居先生得之

戲書吳江三賢畫像三首　　蘇軾

誰將射御教吳兒長笑申公爲夏姬卻遣姑蘇有麋鹿更憐夫子得西施　右范蠡

浮世功勞食與眠季鷹真得水中仙不須更說知幾早

直爲鱸魚也自賢　右張翰

千首文章二頃田囊中未有一錢看卻因養得能言鴨

驚破王孫金彈丸　右龜蒙

三高祠在吳江垂虹橋南即王氏臞菴之雪灘也昔

堂在垂虹橋廟北極偏仄乾道三年縣令趙伯虡徙

之雪灘三高者范蠡張翰陸龜蒙也此祠人境俱勝

名聞天下

焕靈廟龍堂記　皮日休

禮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若然者龍亦能爲風雨見怪物則其澤之在民厚矣神而祀之宜矣常熟澤國也風雨怪物日作於民有在其地者苟祀之至民被其利祀之不至民受其禍汝南周君爲令之初年夏亢旱禜其神於破山之上果雨以應君曰受其賜徒禜以報不可也於是命工以土木介其象爲室以蔭之著之於典用潔其祀於是風雨時怪物止水旱不爲厲連歲以穰其神之澤乎君之祀乎凡雩者春

秋之道皆書之勸民之祀也君爲其祀已乞文其事曰休嘉其志在爲民故從之咸通十三年二月十九日前攝嶺南東道節度巡官試秘書省校書郎皮日休記

新建煥靈宣惠侯廟記　魯詹

政和二年漕臺以常孰龍祠祈禱感應之實聞於朝越明年制曰可宜賜煥靈廟爲額邑人以爵號未崇無以昭神貺後二年縣以狀列於府府言於郡刺史遂復保奏焉制曰可特封宣惠侯於是縣大夫率佐官祇奉休

命宣於祠下而邑之士女雲集將退咸告丞魯詹曰侯之廟宇君與縣大夫謀之侯之封秩君與縣大夫請之今堂宇將畢而綸誥適頒盍記之以侈其事惟侯之祠舊在破山興福之澗上父老相傳其誕育之異肇自梁武之初我宋龍興妙選守令爲民師帥太平興國中蔣侯文懌來宰是邑距天監幾五百歲矣時積潦汎漲躬禱於侯不移晷雲斂而霽歲則大熟乃迎侯與聖母之像歸於頂山壽聖之西偏是日白龍示見盤旋冢上彩

雲之瑞焜燿山間迄今又幾一百有四十載矣邑人乃
相與作廟於山腰龍池之上侯之先壟在焉經歷若是
之久始克成茲豈偶然哉佳城峨峨方沼灩灩峯巒疊
秀回抱如翼長江浩蕩沃野曼衍左則福嶺狠巖右則
虎邱昆玉遥岑寸碧殊岫横翠雲烟之祥宜在仙島氣
象之偉實冠吳中觀侯之初以神力遷葬而陰陽家流
咸謂勝地令新廟奕奕實下瞰焉庸詎知其非侯之意
哉政和五年十一月庚辰既望侯之告下十二月朔廟

前後殿成若門牖廊廡葢將有待於來者焉政和五年十一月文林郎知平江府常熟縣丞魯詹記

煥靈廟在常熟縣破山唐咸通中所建龍堂也本朝政和二年賜今額五年加賜宣惠侯

重修東嶽廟記 在常熟縣福山鎮 魏邦哲

維我宋真宗皇帝東幸泰山告功於天大修封禪禮泰山之神顯册褒嘉位號崇隆得非衛社稷福生靈運功烈於冥冥之際宜有所報稱歟是故四方萬里不以道

途爲勞往奉祠事往往規模岱嶽立爲別廟多矣然未有盛於姑蘇之福山也福山廟經始於至和之中垂六十年樓殿門廊并諸從舍巍然而輪奐江淮閩越水浮陸行者各自其所有以效歲時來享之誠上祝天子萬壽且以祈豐年以後保其家凡有求必禱焉卒以類至號曰會社簫鼓之音相屬於道不知幾千萬人不及之乎太山則之福山焉福山臨江海上歸焉翁鬱岡巒環回殆亦勝地父老云肇祀之日有幅畫乘潮水至乃嶽

神像也居民得之欽事而加信焉山初號覆釜蓋因其形似後易名福山廟據其上遂爲遠邇祈福之地豈偶然哉政和七年八月乙亥鄉貢進士崑山魏邦哲記

黄姑廟　　李後主

迢迢牽牛星杳在河之陽粲粲黄姑女耿耿遥相望

黄姑廟在崑山縣東三十六里地名黄姑父老相傳甞有牽牛織女星精降焉女以金篦劃河河水湧溢今村西有百沸河鄉人異之爲立祠舊列牛女二像

後人去牽牛獨祠織女祈禱有應每歲七夕鄉人劉集廟下占事無毫釐差舊有廟記今亡之按荆楚歲時記牽牛謂之河鼓後人誤爲黄姑然古樂府有云黄姑織女時相見李太白詩黄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則指牽牛爲黄姑李後主云云又以織女爲黄姑事久愈訛矣

任晦園亭　　皮日休

任君恣高放斯道能寡合一宅閑林泉終身遠置嚚雜嘗

閒佐浩穰散性多儑㑪上五盍反下音沓欻爾觧其縷遺之如棄鞁歸來鄉黨内卻與親朋洽開溪未識丁列第方稱甲入門約百步古木聲霎霎廣檻小山欹斜廊怪石夾白蓮倚欄楯翠鳥緣簾押地勢似五瀉巖形若三峽猿眠但膃肭皃食時嚏噏撥荇下文竿結藤縈桂檝門留醫樹客壁倚栽花鋪度歲止褐衣經旬唯白袷多君方閉戶顧我能倒屣請題在茅棟留坐於石榻魂從清景逼衣社烟霞裏揩除龜任上枕席鷗方狎沼似玻璃鏡

當中見魚貶盃杓悉杉瘤盤筵盡荷葉閒斟不置罰閒奕無爭刼閒日不整冠閒風無用箑以斯爲思慮吾道寧疲薾哀衣競璀璨鼓吹凈鞺鞳欲者觧擠排詬者能詀讘權豪暫翻復形禍相填壓此時一主賔不肯饒閭閻有第可棲息有書可漁獵吾欲與任君終身以斯愜

陸龜蒙

吳之辟疆園在昔勝槩敵前閒富修竹後説紛怪石風烟慘無主載祀將六百草色與行人誰能問遺跡不知

清景在盡付任君宅卻是五湖光偷來傍簷隙出門向城路車馬聲轔轢入門望亭隈水木氣岑寂䡄墻繞曲岸勢似行無極十步一危梁乍疑當絕壁波容淡而古樹意蒼然僻魚驚尾半紅鳥下衣全碧斜來島嶼隱恍若瀟湘隔雨靜挂殘絲烟消有餘脉蝎來佳公子擺落名利役雖得祿代耕頗愛巾隨策秋籠支遁鶴夜榻戴顒客說史足爲師談禪差作伯君多鹿門思到此情便適偶蔭桂堪帷縱吟苔可席顧余真任誕雅遂中心獲

但喜醉還醒豈知玄尚白甘閒在鷄口不貴封龍額即此自怡神何勞謝公屐

晉辟疆園自西晉以來傳之池館林泉之勝號吳中第一辟疆姓顧氏晉唐人題咏甚多陸羽詩云辟疆舊林園怪石紛相向陸龜蒙云吳之辟疆園在昔勝槩敵皮日休云更葺園中景應為顧辟疆本朝張伯玉云于公門館辟疆園放蕩襟懷水石間今莫知遺跡所在考龜蒙之詩則在唐為任晦園亭今任園亦

不可攷矣

唐褚家林亭松陵集倡和云在震澤之西皮日休詩云茂苑樓臺低檻外太湖魚鳥徹池中當在松江之傍也今吳中褚姓尚多亦有登進士科者

任晦園池晦嘗爲涇縣尉歸吳作圃爲時所稱皮日休云有深林曲沼危亭幽砌陸龜蒙詩云吳之辟疆園在昔勝槩敵不知佳景在盡付任君宅蓋任晦得顧辟疆舊園以爲宅也

滄浪亭記　　蘇舜欽

予以罪廢無所歸扁舟南遊旅於吳中始僦舍以處時盛夏蒸燠土居皆褊狹不能出氣思得高爽虛闢之地以舒所懷不可得也一日過郡學東顧草樹鬱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得微徑於雜花修竹之間東趨數百步有棄地縱廣函五六十尋三向皆水也杠之南其地益闊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蔽訪諸舊老云錢氏有國近戚孫承祐之池館也坳隆勝勢遺意尚存

予愛而徘徊遂以錢四萬得之構亭北碕號滄浪焉前竹後水水之陽又竹無窮極澄川翠榦光影會合於軒戶之間尤與風月爲相宜予時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則洒然忘歸觴而浩歌踞而仰笑野老不至魚鳥共樂形骸既適則神不煩視聽無邪則道以明返思向之汩汩榮辱之場日與錙銖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噫人固動物耳情橫於内而性伏於外寓於物而後遣寓久則溺以爲當然非勝是而易之則悲而不開唯仕

宦溺人爲至深古之才哲君子有一失而至於死者多矣是未知所以自勝之道予既廢而獲斯境安於冲曠不與衆驅因之復能見乎内外失得之源沃然有得笑閔萬古尚未能忘其所寓自用記以爲勝焉

滄浪六詠　　蘇舜欽

一徑抱幽山居然城市間高軒面曲水脩竹慰愁顔跡與豺狼遠心隨魚鳥閒吾甘老此境無暇事機關

瑟瑟清波見戲鱗浮沉追逐巧相親我嗟不及羣魚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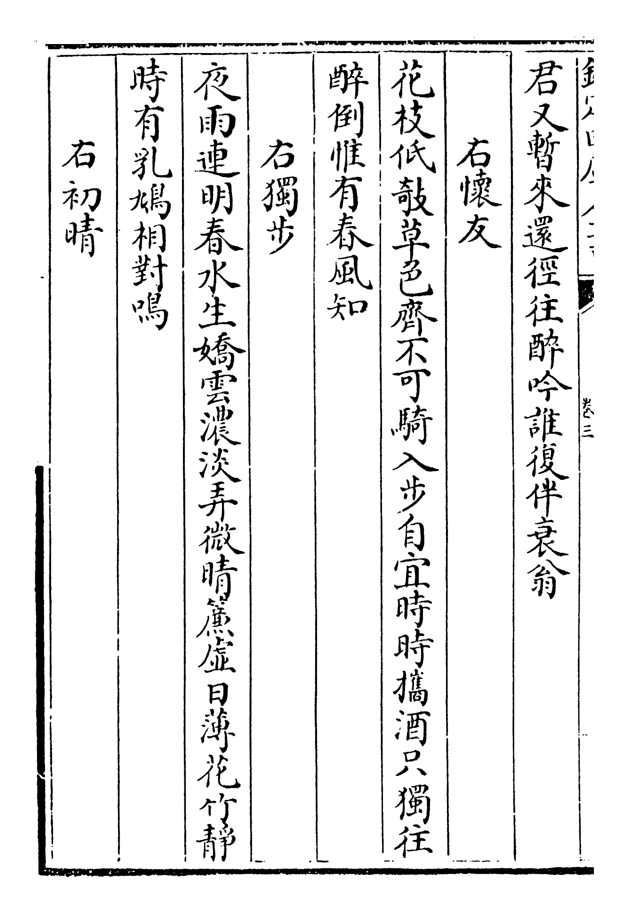
虛作人間半世人

右觀魚

獨遶虛亭步石矼靜中情味世無雙山蟬帶響穿疎戶野蔓盤青入破窻二子逢時猶死餓三閭遭逐便沉江我今飽食高眠外惟恨澄醪不滿缸

右靜吟

滄浪獨步亦無悰聊上危臺四望中秋色入林紅黯淡日光穿竹翠玲瓏涸徒漂落風前燕詩社凋零霜後風



君又暫來還徑往醉吟誰復伴衰翁

右懷友

花枝低敧草色齊不可騎入步自宜時時擕酒只獨往醉倒惟有春風知

右獨步

夜雨連明春水生嬌雲濃淡弄微晴簾虛日薄花竹静時有乳鳩相對鳴

右初晴

滄浪詠　　歐陽修

子美寄我滄浪吟邀我共賦滄浪篇滄浪有景不可到
使我東望心悠然荒灣野水氣象古高林翠阜相回環
新篁抽筍添夏景老枿亂發爭春妍水禽閒暇事高格
山鳥日夕相啾喧不知此地幾興廢仰觀喬木皆蒼烟
堪嗟人跡到不遠雖有來路曾無緣窮奇極怪誰似子
搜索幽隱探神仙初尋一逕入蒙密豁見異境無窮邊
風高月白最宜夜一片瑩淨鋪瓊田清光不辨水與月

但見空碧涵漪漣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秖賣四萬錢
又疑此境天乞與壯士憔悴天應憐鴟夷古亦有獨往
江湖波濤渺翩天崎嶇世路欲脫去反以身試蛟龍淵
豈如扁舟任飄兀紅蕖綠浪揺醉眠丈夫身在豈長棄
新詩美酒聊窮年雖然不許俗客到莫惜佳句人間傳

胡宿

竄逐本無罪羈窮向此忘野烟含悵望落日滿滄浪亂
草荒來綠幽蘭死亦香楚魂招不得秋色似瀟湘

胡理

昔聞滄浪亭未濯滄浪水先賢渺遺跡壯觀一何侈飛橋跨木末巨浸折胡壘糟床行萬甕繚牆周數里廢興固在天庶用觀物理緬懷嘉祐世周道平如砥相君賢相君子美東南美如何一網盡禍豈在故紙青蠅變白黑作俑茲焉始所存醉翁文垂耀信百世無忘角弓詠嘉樹猶仰止同來二三子感歎咸坐起縹瓷酹新沒毀譽均一洗忽逢醒狂翁一別垂二紀焉哉老益壯論事

方切齒我欲裂絳幔推著明光裏安得上天風吹落君王耳

寄題滄浪亭　　梅堯臣

聞買滄浪水遂作滄浪人置亭滄浪上日與滄浪親宜曰滄浪叟老向滄浪濱滄浪何處是洞庭相與鄰竹樹種已合魚蟹時可緡春羹芼白菘夏鼎烹紫蓴黄柑摘霜晚香稻炊玉新行吟招隠詩懶戴醉中巾憂患兩都忘往還誰與頻昨得滁陽書語彼事頗真曩子初去國

我勉勿迷津四方不可之中土百物淳今子居所樂豈不遠埃塵被髮異太伯結客非春申莫輿吳俗尚吳俗多文身蛟龍剌兩股未變此遺民讀書本爲道不計賤與貧當須化閭里庶使禮義臻

觀滄浪亭石有感　　劉　敬

蘇君在朝人不知蘇君既没人悲之流風遺書皆稱道高文大句爭提撕壁間草棣亦不置剝苔堆土無棄遺乃知死不與人共利害而後不爲時所疑滄浪亭空卉

木老古石蒼蒼顔色好無脛猶能千里來致身忽在都門道帝都王侯好事多相看自悔取不早君不見吳興長史春襴衫閑門抱恨常枯槁

滄浪亭在郡學之南積水彌數十畝傍有小山高下曲折與水相縈帶石林詩話以爲錢氏時廣陵王元璙池館或云近闕中吳軍節度使孫承祐所作既積土爲山因以瀦水慶歷間蘇舜欽子美得之傍水作亭曰滄浪歐陽文忠公詩云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

秖賣四萬錢滄浪之名始著子美後屢易主後爲章申公家所有廣其故地爲大閣又爲堂山上亭北跨水有名洞山者章氏并得之既除地發其下皆嵌空大山人以爲廣陵王時所藏益以增累其隙兩山相對遂爲一時雄觀建炎狄難歸韓蘄王家

南園　羅隱

搏擊路終迷南山且濯畦敢言逃俗態自是托幽棲葉長春菘澗科圓早薤齊雨沾虛檻冷雲壓遠山低竹好

還成徑桃夭亦有蹊小窻飛野馬閒竟養鸕鷀水石心

逾合雲霄分已睽病憐王猛畚愚笑隗囂泥澤國潮平

岸江材柳覆堤到頭乘興足誰手好持攜

蘇舜欽

西施臺下見名園百草千花特地繁欲問吳王當日事

後來桃李若爲言

梅摯

長洲茂苑足珍材剩買前山活翠栽客土不疎承帝力

幾多臣節共安來

長洲茂苑占幽奇巖樹珍臺共翠微園李露濃三秀色徑桃烟煖一香飛月臨夕樹烏頻遶風揭朱簾燕未歸弭蓋暫歡成結戀斜陽憑檻獨依依

胡宿

一遍芳菲欲滿林回塘過雨曉來深紅粧珠珮交花影白馬春衫度柳陰向老追攀多强意隨時風物但驚心眼前百事輸年少猶解因君放浪吟

周元明

爛熳花時錦繡張無端下馬繫垂楊山亭水閣笙歌地合與行人作醉鄉

程俱

王子池臺跡已荒年來華屋壓高岡長林不礙千山月老榦猶含九夏霜便覺平泉冠東洛還依綠水記南塘蝸廬卻喜通幽徑岸幘時來一嘯長

南園吳越廣陵王元璙之舊圃也老木皆合抱流水

奇石參錯其間王禹偁為長洲令常攜客醉飲有詩曰天子優賢是有唐鏡湖恩賜賀知章他年我若功成後乞與南園作醉鄉大觀末蔡京罷相欲東還詔以園賜之京有詩云八年帷幄竟何為更賜南園寵退歸堪笑當時王學士功名未有便吟詩禹偁詩石尚存續經云舊有三閣八亭二臺龜首旋螺之類歲久摧圮至元豐中猶有流盃四照百花樂堂惹雲風月等處每春時縱士女游觀兵火之後已不復有今

園屬張循王家

吳都文粹卷三